تجھ کا ہو گئے ہیں

BUYE
DAYE DAYE SAY JI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故事简介
- 小说买点
- 作者简介
- 引子（1）
- 引子（2）
- 引子（3）
- 1．火车上的“艳遇”（1）
- 1．火车上的“艳遇”（2）
- 1．火车上的“艳遇”（3）
- 1．火车上的“艳遇”（4）
- 2．江湖女贼（1）
- 2．江湖女贼（2）
- 3．罗芙（1）
- 3．罗芙（2）
- 4．春风沉醉的夜风（1）
- 4．春风沉醉的夜风（2）
- 4．春风沉醉的夜风（3）
- 4．春风沉醉的夜风（4）
- 4．春风沉醉的夜风（5）
- 4．春风沉醉的夜风（6）
- 5．无心入眠（1）
- 5．无心入眠（2）
- 6．购物狂（1）
- 6．购物狂（2）
- 6．购物狂（3）
- 6．购物狂（4）
- 7．真实中的虚幻（1）
- 7．真实中的虚幻（2）
- 7．真实中的虚幻（3）
- 8．三更半夜的风（1）

- 8．三更半夜的风（2）
- 9．消失（1）
- 9．消失（2）
- 10．芳影重现（1）
- 10．芳影重现（2）
- 11．狭路相逢（1）
- 11．狭路相逢（2）
- 11．狭路相逢（3）
- 11．狭路相逢（4）
- 12．宜生（1）
- 12．宜生（2）
- 12．宜生（3）
- 12．宜生（4）
- 12．宜生（5）
- 12．宜生（6）
- 12．宜生（7）
- 13．伤痕（1）
- 13．伤痕（2）
- 13．伤痕（3）
- 13．伤痕（4）
- 13．伤痕（5）
- 13．伤痕（6）
- 13．伤痕（7）
- 13．伤痕（8）
- 14．小鱼和小沫（1）
- 14．小鱼和小沫（2）
- 14．小鱼和小沫（3）
- 14．小鱼和小沫（4）
- 14．小鱼和小沫（5）

故事简介

故事简介：小说以一个大都市的普通年轻男人的生活、情感为主线，贯串几个不同身份、地位和经历的女孩。作者以平实的语言，刻划了每个人的悲和喜，爱与恨，希望和绝望，折射出在纷繁复杂的物质社会中人性的脆弱和善变，以及在巨大生存压力下人们内心的挣扎。男主人穆杨，在火车上与漂亮的窃贼风相遇，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风率真的嬉笑怒骂，以及一掷千金，来无影去无踪的表面下，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她是一个坠入人间的天使；在工作中穆杨结识了富家女宜生，她高傲冷漠的面具下隐藏着永恒的怀念和痛楚；穆杨走进了她的生活，却又似乎又在她的生活之外，在网上穆杨结识了为生存用尽心计的罗芙，穆杨的女朋友罗芙，在她平凡庸俗的生活中也同样藏着意想不到的秘密，为了生存她用尽了心计……关于生存，关于欲望，关于尊严，关于情感，每个人都在挣扎，但每个人都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谁也救不了谁……

小说买点

小说秉承双人鱼一贯的悲情风格，文笔清新，雅俗共赏，心理描写细腻，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平凡的语言，演绎真实的生活。作者独有的感性思维，精炼的语言直指人心。合适年龄20-40岁各类职业的读者阅读。小说优美的文字、细腻的情感、离奇的故事更受众多都市女性的青睐和追捧。《彼岸咖啡香》定于6月于新浪、搜狐、腾讯读书频道同步连载。并且将在各大报媒刊登书评和书讯。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作者双人鱼，性别：女籍贯：湖南。现居北京。已出版作品：《爱在烟花深处》（漓江出版社）、《迷失北京》（朝华出版社）、《花错了》（北方文艺出版社）、《爱那么近，你那么远》（春风文艺出版社），作品文笔优美，语言简练，情感细腻。

引子（1）

引子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坐在我对面，是个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男子。男子算不上有多英俊，但五官端正，棱角分明，且衣着不凡，自有一番气质。也许因为不太爱说话、经常抿着嘴唇的缘故，嘴角有淡淡的，细细的纹路，那些纹路里似乎藏着许多故事，属于他心灵深处的故事，不会轻易说出来，除非被什么东西触动了心底的某根弦，但又似乎轻易不会被触动，他深藏着。然而，他有一双婴儿般的眼睛，如山间的清泉，清澈透亮，让人心生好感，很难想像一个成年男子有着那样的眼睛。那眼睛里有一些从容和淡淡的柔情，那一抹柔情又使他摆脱了婴儿的身影，证明他已成年。他像黑夜的大海，表面非常平静，然而，底下暗流涌动，他似刻意又似无意，把一切都轻轻地压在平静的表面。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见到他第一眼时，心中这样想到。我和他相遇在一个火车软卧车厢，软卧车厢里似乎总有故事发生，如同他曾经的故事。我所在的车厢里除了我，便是他和他的母亲，空了个床位。我和他坐在窗边，他伸腿的时候，鞋子不小心碰到了我，他于是连声向我道歉，他的男中音很温和，他的态度也很诚恳，表明他不是故意的。我相信，因为他不可能当着他母亲的面调戏一个女孩子，尽管他母亲的眼睛是闭着的。老太太估计有些累，已经睡着了，睡得很安稳，发出轻微均匀的鼾声，和火车的喀嚓喀嚓声掺和在一起，不怎么和谐，但也不至于刺耳。我当时正在看一本书，一个都市里的女人哼哼唧唧的爱情。她爱的人不爱她，她不爱的人纠缠着她，三角恋永不休止，从远古纠缠到现在，从东方纠缠到西方，剪不断，理还乱。爱情，是个永恒的难题，为何爱，为何不爱，没有固定的答案。我对他说没关系。不过他的皮鞋在我白色的鞋面上留了一点小小的痕迹，并不要紧。

引子（2）

然而，他心细如发，看到了那道痕迹，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弯下身子要帮我擦。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收起脚，躲开了。他的脸便有些红了，我想他误会我了，我于是接过他的纸巾。他的手指瘦长，很干净，无名指上戴着铂金镶钻的指环，说明了他的婚姻状况。应该是很幸福的吧，他这样的男人，处子一般，如此温和与安静，应该是幸福的。幸福的男人如同幸福的女人，都令人羡慕。后来我们聊起天来，他问到我的工作，我说写小说。他说："原来是作家啊？"我笑："算不上家，只是有点闲时和闲情写一些文字而已。"他笑，问道："你写哪方面的小说呢？"我说："情感方面的。"他问："你写了很多故事吧？"我说："没几个，有意义的故事不多，没意义的写了没人看。"他问："什么样的故事算有意义呢？"我说："我也说不清，应该是让人记得住的吧。"他笑了笑，没说话了，他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但我觉得他的笑容很好看，像一阵风，淡淡的，轻轻柔柔，欲走还留，欲留，还走。在如今匆匆忙忙的世界中，这样的笑容让人心存好感。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像风。"他似乎愣了一下，看着我，"风？"似自言自语。我说："是的。"他轻轻笑了下，把视线投向了窗外，似沉思。见他如此，我担心我的话让他不舒服了，大千世界，人有千千种种，各有忌讳。我于是说道："你介意我的说法吗？"他摇了下头，收回视线，说道："我有一个故事，你感兴趣吗，我不知道算不算有意义，但也许对你是个素材，我一直想把它写下来，算是一种记念，但我在这方面没什么文采，而且我的杂事又多，可是，我怕时间久了会忘记它。你知道，人的一生太长，要记住的事情又太多，精力总是有限的。"

引子（3）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逝。世事如斯。我没想到他要给我讲故事，既然他说也许是个素材，我当然乐意听，于是说道：“好啊。”“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故事，她好像又出现在车厢里，站在我面前，好像……”他像是自言自语，然后，嘴唇紧闭，一段长长的沉默。我等不到他的下文，于是“提醒”他，“她，是谁？”他抿了抿嘴唇，欲言又止。我再次“提醒”，“是一个你无法忘记的朋友吗？”他点了点头，说：“风，真正像风一样的女孩。”风一样的女孩，也许真是个素材。“那么，你愿意讲给我听？”“你真的愿意听？”“当然。”我合上了手中的书，摆出一副倾听的姿势。“你会写出来吧？”尽管我还没有听到他的故事，也不知他的故事是否真是素材，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他：“会的。”我从来没有那样武断过，但是，那一次我相信了我的感觉和我的判断，后来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感觉和判断，至少我有写下来的欲望。他说：“谢谢你。”我笑，等待倾听。他回头看了眼老太太，老太太睡得正香，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他于是又把目光移向了窗外，手托着腮，似乎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火车晃晃悠悠地向前开着，故事从他嘴角细细的纹路里慢慢舒展了开来……

1．火车上的“艳遇”（1）

1．火车上的“艳遇”他叫穆杨。穆杨是在火车上认识她的。她叫风，随风飘零的风，随风而逝的风。穆杨后来这样解释她的名字。穆杨出生于一个偏远贫瘠的山沟，父亲因病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成人，母子俩相依为命，其中艰辛一言难尽。穆杨清楚，要摆脱贫困的生活惟有拼命学习飞出这个穷山沟，因此他加倍勤奋学习，老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也终于离开了那个贫瘠的山沟。毕业后，穆杨留在了北京。不过就业形式严峻，穆杨条件一般，学校非名校，学历普通，经验尚浅，而且像他这样拿着求职简历满街跑的大学生随手可抓大把大把，找份满意的工作难于上青天。所以，穆杨勉强在一家销售门禁系统的公司找到了一份业务员的工作，与学校所学的机械专业还算勉强对口，不过工资不高，尽管穆杨很努力，但每个月底薪加提成从来不会超过三千块，说来实在是很一般的工作。但是穆杨坚信只要他努力，生活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所以穆杨从不怨天从不尤人，只是很勤奋的工作。有次母亲生病，穆杨请假回家看望她，在家呆的时候比预期的长，老板打来电话催促他速归。母亲知道了穆杨老板打来电话的用意，她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于是也催促穆杨回去。穆杨不工作便意味着他和母亲将失去生活来源，尽管穆杨内心对母亲有愧欠之意，但为了生计，只好回公司。生活是现实的。穆杨辞别母亲赶到火车站。没有票，站票也没有。软卧有1张，要不要？经过穆杨老家去北京的火车只有一趟，错过了只能等到第二天，而且也不一定有票。穆杨只好忍痛从票贩子手中高价买了一张软卧。--就这样，穆杨平生第一次坐了软卧，然后，就遇到了风。后来穆杨相信了，这世间是有缘的，不然他不会在千千万万人中遇见她。

1．火车上的“艳遇”（2）

虽然票很紧张，不过穆杨所在的软卧包厢里四张床位只卖出了两张，一张是穆杨，另一张是一位中年男人。中年男人看起来猥猥琐琐的，精瘦精瘦，贼眉鼠眼，眼珠子溜溜转，一直用防备的眼神看着穆杨，好像穆杨是个贼。穆杨心里很不痛快，心里想，人们终究还是喜欢以貌取人。穆杨自认无论从哪里来看自己都不像贼，他不过穿得不怎么样，不是西装革领，不是名牌衣装罢了。但那男人浑身上下的名牌也未必是真的，如今假的东西太多，女人的胸都有假，何况一件衣服的商标，不是很多商场也堂而皇之的卖假名牌吗？火车晃晃悠悠地开着，穆杨和男人面对面靠窗而坐，谁也不搭理谁，空气沉闷乏味。也不知这样过了几个世纪，窗外的夜幕已经拉上，车厢里更加沉闷。穆杨再也无法忍受了，准备去吸烟区透透气，就在这个时候，眼前一亮--她来了！生动而美艳的来了！一身翠绿毛衣，粉红短裙，雪白靴子，要多时尚有多时尚，要多张扬有张扬。玲珑身材该凸的地方绝不凹下半分，该凹的地方也绝不凸出半分。大大的眼睛，眸子漆黑，波光荡漾，湖水般清澈，纯洁无邪不谙世事般，看人时有一点疑惑，有一点迷惘，有一点慵懒，还有一些飘忽和探询，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像个洋娃娃，一头红色的短发俏皮地向外翘着，每个卷曲的旋涡里都散发着娇媚气息。她是生动的，内容丰富，变化无穷，她身上的气息自然而然地感染着他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说不尽的青春靓丽，真是摄人心魄！精瘦男人眼发绿光，眼珠子不转了。那一刻，穆杨想到了狼。女孩的眼光在穆杨和精瘦男人的身上飞快地扫了下，把肩上的挎包取下来，大大咧咧地扔到穆杨的床位上，然后在穆杨身边坐了下来，似乎对他人不存任何戒心。穆杨心想，这女孩看来出门在外的经验很少，太单纯了，不知这世间防人之心不可无。女孩身上飘着一股很好闻的香味，不浓不淡，像花香又像草香，令人心醉神迷。

穆杨生性腼腆，很少和女性近距离接触，偏偏这次还是如此靓丽的美女，因此有些晕眩，心跳加速。

1．火车上的“艳遇”（3）

精瘦男人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瞪着穆杨，似乎妒忌穆杨能近芳泽，又似乎看透了他的内心。穆杨不禁更加尴尬，脸有些红了，于是轻轻挪了挪身体，和女孩拉开了一些距离。女孩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两个男人之间微妙的变化，或者说注意到了但不在意，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上的一枚硬币。谁也没有说话，但空气中流淌着一些蠢蠢欲动，终于，精瘦男人忍不住了。“小姐，请问几点了？”精瘦男人看着她手腕上精致漂亮的手表问道，这个开场白要多俗就有多俗。“9点。”她看了下手表，很认真地回答，似乎并不知道精瘦男人的心思，看来涉世未深。“喔，你去哪里？”“去看一个朋友。”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不过没关系，只要能说上话就行。“男朋友吧，呵呵。”精瘦男人的脸上露着猥亵的笑。她瞪着清澈的大眼睛，“我哪有什么男朋友。”“不会吧，你长得这么漂亮，追你的男孩子肯定有一个连。”“错了，有两个连。”“哈哈，那你还说没有男朋友。”“他们追我，并不意味我接受呀。”“那你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呢？”“嘿嘿，你觉得呢？”……两人聊开了，后来她从包里拿出一袋瓜子，与精瘦男人一边嗑一边聊。精瘦男人胡吹海侃，名下有几家公司，几栋豪宅，几辆名车，只差说有几个情妇。可信度几何，听者自辨。穆杨虽然从事推销工作，但他生性内向，不擅长与陌生人打交道，所以没有插言，坐一旁看他们聊得眉飞色舞。精瘦男人脸上弥漫着红光，越散越开，越散越开，直到脖子，他兴奋之极。

1．火车上的“艳遇”（4）

后来她又从包里拿出两瓶饮料，也许口渴了，也是，嗑了那么多瓜子。她递给精瘦男人一瓶，自己开了一瓶，喝了一口。大眼睛不经意地看了眼穆杨，冲穆杨笑了下，问：“你喝吗？”她似乎这个时候才注意到穆杨仍然存在。穆杨说道：“谢谢，我不要。”“你好拘谨，真像个女生，嘿嘿。”她笑穆杨，但语气里没有带一丝嘲弄的味道。穆杨尴尬地笑了下。精瘦男人喝着饮料，冲穆杨不怀好意地笑着，小眼睛贼亮贼亮。但她又从包里拿出一瓶饮料，打开后塞给穆杨。盛情难却，穆杨接过喝了一口，他似乎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饮料，甘甜，清凉，如同琼浆玉液，直爽入心田。穆杨从不白吃白喝，于是从自己的包里取出几个母亲煮的茶鸡蛋。穆杨觉得母亲煮的茶鸡蛋是天底下最好吃的茶鸡蛋，有股特别的香味。他的包里除了茶鸡蛋没什么可送的，而他又觉得应该回送人家点什么。穆杨送了女孩两个茶香四溢的鸡蛋，为了表示慷慨，又递给精瘦男人两个。可精瘦男人嗤之以鼻，满脸不屑。穆杨有些尴尬，对女孩说道：“我妈煮的茶鸡蛋很好吃。”像补充说明。她拿着鸡蛋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笑道：“嗯，挺香的。”穆杨看了下她长长的指甲，于是说道：“我帮你剥一个吧。”她把一个鸡蛋放到了穆杨的手中，穆杨给她剥了。她把鸡蛋放到嘴里轻轻咬了一口，说道：“很好吃，谢谢你。”穆杨笑了笑，母亲煮的茶鸡蛋最好吃。精瘦男人瞪着穆杨，眼珠子快要掉出来。后来，女孩和精瘦男人接着聊天，穆杨依旧安静地坐在她旁边，她身上的清香萦绕着他。后来，穆杨渐渐有些恍惚，她的笑越来越模糊，精瘦男人的脸也越来越模糊，穆杨的眼睛睁不开了，他睡了，仿佛做了个梦，梦见在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里荡秋千……

2．江湖女贼（1）

2．江湖女贼“哎！醒醒！快醒醒！”一阵很不和谐的声音打断了穆杨的美梦。穆杨睁开眼睛，原来不是在荡秋千，而是精瘦男人在推他。“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精瘦男人语气急急。穆杨一愣，他哪有看到他的钱包，而且，他又不是睁着眼睛睡觉，这人什么意思？“没有。”“你的钱包在不在？”穆杨摸了摸口袋，钱包没有了！飞了？！浑身上下摸了半天，只摸出一张20块的人民币。穆杨摇了摇头。“他妈的，遇上骗子了，那个小妞，他妈的是个骗子！”精瘦男人骂道，直骂得口沫横飞。穆杨的脑子一嗡。苹果般的脸蛋，花瓣般的嘴唇，秋水般的眼睛……那么可爱漂亮的人儿，竟然是个江湖女贼。不是说天下无贼了吗，怎么他又遇上了。那瓶饮料，琼浆玉液……穆杨明白了。精瘦男人找来乘警，如此这般把受害情况详详细细说了一番。损失巨大，现金N万，金戒指银戒指N枚，还有……原来还是个“千万富翁”！乘警又问穆杨的损失。留下电话，案子破了会和你们联系！穆杨写了一串阿拉伯数字，但，并不抱什么希望。这种事情，谁遇上谁自认倒霉！穆杨心里挺郁闷的，除了几百块现金，钱包里还有身份证和银行储蓄卡，身份证补办起来麻烦，又得回趟老家，来去又是好几百块路费，费时费力。另外，也不知她会不会把卡里的钱窃取掉，虽说卡里没多少钱，但那都是穆杨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

2．江湖女贼（2）

精瘦男人冲穆杨横眉竖眼，那情形好像是穆杨招惹女孩来的。穆杨忍住心里的郁闷，懒得理会精瘦男人。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张剩下的钱。心想她还算有良心，给他留了车费，也许这钱是冲母亲的茶鸡蛋留给他的。而精瘦男人被洗劫一空，分文不剩。可是精瘦男人嘲笑穆杨，“你瞧你傻到什么分上了，居然给贼剥你妈煮的茶鸡蛋，还巴巴地希望人家说好吃。”穆杨心想自己是傻，但他忍住了，不与精瘦男人理论。一切归于平静，火车依然晃晃悠悠向前开着，看着窗外后退的风景，穆杨心里别别扭扭。同时，也有些遗憾，那样的女孩子，怎么会是个贼呢。穆杨发誓，绝不再和陌生女子说话了，哪怕她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千万别痴心妄想所谓的“艳遇”。但是穆杨没想到，这次小小的“艳遇”在他以后的生活里，留下了一道无法抹掉的回忆，甜蜜而心酸，不是为自己心酸，而是为她。因为，她是一个天使，一个坠落人间的天使。而穆杨能做的只是站一旁眼睁睁地看着她一点一点地往下坠，他无法救她，谁也救不了她，除了她自己。而她心中有魔，她自己说的，她不救自己。

3．罗芙（1）

3．罗芙火车终于到达北京，穆杨沮丧地走出了火车站。“穆杨！”一个穿着鲜红色毛衣，小鼻子上长满雀斑的女孩子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他的女友，罗芙。罗芙，音似秦氏罗敷，人却有不少差距。秦氏罗敷倾国倾城：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而穆杨的罗芙走在大街上，除了穆杨少有人多看她几眼。她和穆杨一样平凡而普通，穆杨觉得他们很般配。罗芙无秦氏罗敷之貌，穆杨也无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他觉得他们这样也不错，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他们相处时彼此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罗芙也像穆杨一样，来自偏远的农村，到北京后在一家贸易公司当助理，穆杨与她是在网上聊天认识的，穆杨不记得他们聊了些什么，但穆杨相信他没有说一句谎话，尽管是在网上，他觉得也没必要说谎。聊了段时间，罗芙约他见面，他见了，后来他们又见了几次面，然后，就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成了恋人。成为恋人后他俩反而不再在网上聊天了，罗芙的老板不准许员工上班时间聊天，穆杨也被老板逼得没喘气的工夫。还好，他们已相识，并已成恋人。后来，穆杨觉得那段时间他与罗芙能上网聊天似乎是为了相遇。不过如果有些相遇是为了下一场分离，不如不相遇的好。与其相遇了会彼此痛苦抱怨，不如不曾相识，毫不相干，风清云淡。但命运安排了他们的相遇。穆杨和罗芙虽是情侣，但分居北京的东西两边，平时不常在一起，一周见一两次面，如果太忙，一面也见不到。“亲爱的，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哪儿不舒服吗，生病了吗……”罗芙从穆杨手中拿过行李，关切地用手摸穆杨的额头。“没有，挺好的，这几天你还好吧。”穆杨微笑着看着罗芙。“婆婆的病怎么样，好些了没有？”虽然穆杨并未与罗芙结婚，但罗芙叫穆杨的母亲“婆婆”叫得自然顺畅，好像穆杨和她是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当然穆杨也有这种感觉。“好多了。”“怎么你看起来倒像生病了，是不是累着了？”“没有。”“那

是怎么了，你的脸色真的很差。”“没事。”“到底怎么了？”罗芙喜欢在某件事情上打破沙锅问到底，女人的通病。

3．罗芙（2）

穆杨只好招了：“我的钱包被偷了。”“啊！……”罗芙大呼小叫，眼睛瞪得老圆，好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丢了多少钱？”“没多少。”“那是多少？”“不记得了。”“你这人，怎么这么粗心，在火车怎么不小心点呢。到底是怎么被偷的，怎么被偷的？！！”穆杨只好在公交车上如此这般把火车上的经历对罗芙说了，不过没说贼是个美女。罗芙用半信半疑的眼神盯着穆杨，“那个贼是个美女吧？”女人的第六感真是厉害，由不得你不承认。但穆杨相信，这种事情打死也不能承认，女人的想像力是无穷的。“丑死了。”“我不信。”“如果我能找到那个贼，我把她带给你看。”“哄我，你哪有那本事，如果你能找到她，就能把钱包找回来了。”罗芙说得没错，人海茫茫，他去哪里找她？但，无需他找，她反而找到了他。回到穆杨的租住的房子，罗芙抱住穆杨，“想我了吗？”“嗯。”穆杨的确有些想罗芙，罗芙虽说不是他的初恋，但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穆杨的初恋对象是高中时坐他前面的一个女生。女生并不是很漂亮，但她的背影很美，像她的笑容一样温柔，温柔得令穆杨的每一根骨头都酥酥的，软软的。好几次穆杨想摸一摸她的背，但手每次伸到一半都缩回来了，他不敢，他害怕……穆杨考上大学后离开了小山沟，女生也外出打工了，她的背影从此在他的人生中谢幕了。初恋像一枚青涩的梅子，就那样过去了，除了穆杨自己无人知晓。后来，穆杨遇到了罗芙，她虽然没有美丽的背影，也没有温柔的笑容，但她是第一个说爱他的女人。在一个水到渠成的夜晚，他搂住了罗芙……但穆杨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处女红，罗芙不是第一次，可他是第一次。他的处子之身就那样交给了罗芙，不知为何，穆杨的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失落和沮丧。后来他觉得可能是自己从小生活在封闭的山沟里的缘故，思想有些保守。他和罗芙像众多情侣一样，在北京这座热闹繁华的城市里约会，彼此取暖，互相依靠。说不上爱得多么刻骨铭心，但心却有所牵。

4．春风沉醉的夜风（1）

4．春风沉醉的夜风穆杨因为工作缘故经常需要用身份证，所以准备再次请假回老家补办身份证。就在他琢磨着此事时，却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个女贼打给他的。穆杨有些惊讶，不过让他更惊讶的是，她想把钱包还给他。老天，世上还有这种好事？穆杨怀着一颗半信半疑的心见了她。这次她换了行头，但仍然靓丽，鹅黄短套，枣红小衫，葱绿长裤，花团锦簇。看得穆杨眼花缭乱，又不禁暗自叫好，这些大胆张扬的颜色也就她这样的美女敢穿且能穿，穿得不露俗气，反倒靓丽如花。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怎么穿都好看。她手中仍玩着一枚硬币，若无其事地冲穆杨笑着，笑得妖娆灿烂。“嗨，别来无恙。”她的口气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轻松自然。穆杨淡淡的说道：“你好。”“想我了吗？”穆杨一愣，这种话，她怎说得出口？她，什么意思？她又诡异一笑，“我偷了你的钱包，难道你没想我吗？做梦都想我，想我发好心把钱包还给你吧，也许还骂过我，或者，也想不通我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做这种事情，我没说错吧，我有心灵感应的，嘿嘿。”她是妖精，还是仙女？没错，他的确想过，想钱包和身份证，当然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她，她那样的女孩让人过目不忘，重要的是他想不明白她为何会行窃。但穆杨没有回答她，而是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她从钱包里掏出穆杨的身份证和名片扬了扬，“它们告诉我的。”穆杨不禁心想自己弱智到家了。“你真的要把钱包还给我？”“那当然，不然我找你干嘛？”“既然……为什么想还给我？”穆杨本来想说偷，但觉得不妥，又把那个字咽回去了。“钱太少了，没多大用处，想必你是个穷小子，补办身份证也挺麻烦的，所以还给你喽。”

4．春风沉醉的夜风（2）

这话捅到了穆杨的软肋，但这也是事实。不过穆杨不相信有这种好心的小偷？但由不得他不信，她真的把钱包给他了。“数数，看钱少了没有？”“不用数了，谢谢你。”数来数去不过那点钱，免得让人笑话。“真的谢我？”“是的。”“你这人真笨，谢偷你钱包的小偷，让别人听了会笑掉大牙。”“我本来就不太聪明。”“怎么谢我？嘴上说不够诚意，好歹我特的跑过来给你送钱包了，车费还是我自己掏的呢。”她狡黠地看着他，灵动的大眼睛忽闪忽闪。“你，想要我怎么谢？”“请我吃大餐，要有鲍鱼的大餐。”穆杨一愣，这不是打劫吗，不如不还他钱包！“怎么，舍不得？”“我觉得不合理。”“那我请你呢？”“没有理由。”“你累不累呀，哪来那么多合理、理由什么的，走。”不容穆杨多考虑，她从口袋里掏出他的身份证扬了扬，“你要不请我，身份证没了。”穆杨又是一愣，老天，她居然，穆杨意识到此贼非同一般。“你不是说……”“我说了把钱包还给你，可没说把身份证也还给你。”“你刚才还说我补办身份证不容易，为何不还给我。”“我也没说不还啊，但不是现在，嘻嘻。”真是狡猾。“你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看你的表现和我的心情，高兴就早点还给你，不高兴，就迟点。”“那我索性回家补办好了。”“别那么大脾气嘛，我又不是不给你，你回趟老家来回一次也得好几百块钱，花钱不说，还费精力。”贼精贼精，吃定了穆杨似的。但这话的确说得在理。

4．春风沉醉的夜风（3）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器呀，走吧，不就是吃顿饭吗，我又不会吃了你。”她不由分说地拉着穆杨拦了辆出租车。出租车停在一家豪华的海鲜楼门前，穆杨被她拉着想逃也逃不掉，而且都这份上了，还怎么逃？一进大厅，穆杨就被那金碧辉煌的景象震住了，餐厅里深红色的木质餐桌，浅绿色的棉质桌布，湖蓝色的绣花窗纱，松软的提花地毯，系着白色围裙笑脸相迎的侍者，空气中流淌着一种说不出的奢华高贵。她却神情自若，坦然地叫来服务员，报了一堆菜名，“鲍鱼”两个字格外刺耳。她对穆杨的心惊肉跳视若无睹，鲍鱼汤端上来，泰然自若地喝着。穆杨一点胃口也无，被人打劫了，能有胃口吗。而且，请她喝鲍鱼汤怎么也说不过去，她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如请罗芙。“是不是心疼钱，没胃口？”她看透了穆杨的心思，目光却清澈如婴儿。穆杨避开她的目光，没吭声。“多吃点，浪费可耻喔。”她仍然笑着。穆杨胡乱夹了些东西往嘴里塞。“嗨，木头，吃法不对！”她叫住穆杨。穆杨一愣，脸有些烫，嘴里的东西一时不知往下咽好还是吐出来好。“哎，我觉得木头这名儿特别适合你，木头木脑，真的，特别形象。”她却不关注他嘴里的食物了。穆杨觉得他的名字挺好的，可是不知为何总是被人叫歪，罗芙以前叫他“牧羊犬”，好好的人被叫成了动物。她虽然没有把他叫成动物，却让他变成了植物，而且是没有生命的植物。木头，木头木脑，自己真有那么糟糕吗？他承认自己性格内向，腼腆，但不至于木头木脑，蠢笨吧。“我没觉得我木头木脑啊。”穆杨为自己申辩。“可我觉得啊，以后我就叫你木头，定下来了喔，木头！”以后？什么以后？难道要继续宰他？他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呀。穆杨没说话，沉默是金。“不喜欢我叫你木头？”她却不放过穆杨。“没有。”“那你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生气啦？”“没有。”“有就有嘛，干嘛不承认，不喜欢，我不叫你木头不就得了吗，小气。”

4．春风沉醉的夜风（4）

“不是，你爱叫就叫吧。”“真的？”“真的。”“那好，木头。”穆杨不吭声。“哎，你答应呀，答应呀。”穆杨只好发出声，“嗯。”这样的女孩子，真的是固执。她发出嘿嘿的笑声，穆杨没看她的脸，他知道她一定笑得很灿烂，像娇媚的桃花，但与他无关，这种女孩子，他惹不起，以后最好躲得远远的，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好不容易，“鲍鱼宴”终于吃完了。买单时服务员自然而然地站在穆杨身边，“先生，一共消费八百六。”数字倒是吉利，但穆杨暗自叫苦，他身上没那么多钱，但只能硬着头皮，哆哆嗦嗦地接过账单……“给我看看。”她从穆杨手中拿过账单，看了眼，嘴一撇，怎么这么贵，简直就是抢劫嘛，我还以为一两百块就搞定了呢，下次不来你们这儿吃了，有这么宰人的吗，对吧，木头？”她冲穆杨笑着，那话好像说给穆杨听的。偏偏那服务员皮笑肉不笑地接了话，“小姐，一两百块哪能吃到什么海鲜，而且我们的海鲜都是从广东空运过来的，味道非常鲜美。”她瞪着服务员说道：“谁说不能，上次我吃了一大桌才花了一百块，鲍鱼鱼翅都有，而且味道比你们这儿好多了。”服务员的樱桃小嘴动了动又闭上了，估计是不想和无理取闹的上帝争论，免得扣了奖金。她又撇了撇嘴，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只精致的红色漆皮钱包，从里面抽出九张钱递给服务员，“零头给你算小费，看在钱的分上别咒我。”服务员脸一红，但穆杨相信她心底绝对咒了，尽管拿了小费。“不好意思，我的确钱不够。”穆杨觉得他应该补充说明点什么。“是啊，你请客，我买单，而且，如果真让你买单了，怕你咒我，害晚上我睡不好觉。”她满脸笑容。穆杨摸不透她的心思，但他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可爱的笑容，像明媚的阳光，像和煦的春风，像盛开的鲜花，像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她买了单，解了穆杨的围，虚惊一场，不过惊也好喜也好都是她弄出来的。离开餐馆，她拉着穆杨在马路边的长椅上坐了会。毕竟吃了人家的“鲍鱼宴”，穆杨只好陪她，但与她保持了一些距离。

4．春风沉醉的夜风（5）

街灯闪烁，人来人往，车流不断，城市繁华而热闹，晚风轻拂，吹着她翘翘的短发，吹着她的小衫，吹来阵阵淡淡的清香，钻进穆杨的鼻子里，窜上窜下，真是春风沉醉的夜晚。“你在想什么？”她跷着二郎腿，紧绷的裤子把她的腿衬得修长匀称。“没想什么。”其实穆杨在想，只是不想说。“不诚实，明明在想，说。”她看出穆杨的心思。“嗯……你为什么请我吃海鲜？”“为了你的茶鸡蛋。”没想到两个茶鸡蛋竟然换来一顿海鲜。“是不是很划算？”“什么……划算？”“两个茶鸡蛋换一顿海鲜啊。”穆杨不知她何以如此慷慨大方，赶紧趁热打铁，“身份证能不能还给我。”“不给。”“你拿着没用。”“我就是想拿着。”“我……”“打住，以后不许提身份证的事，放心，我说话算数，会给你的。木头，问你个事儿，你们的锁怎么样，管用吗？”门禁系统说通俗点就是锁，她如此叫倒也没错。“还行吧。”“有没有能锁住人心的锁？”“什么？”“锁心的锁。”穆杨卖了不少时间的锁，但从来没听过这种锁。而且人心如何锁？不知她小脑瓜里在想什么。她突然扑哧一声笑了，“逗你玩的，人的心哪锁得住啊。哎，问你，你喜欢你的工作吗？”“还行吧，不过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谋生而已。”“你的话听起来好沧桑，你说，谋生真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吗？”她的语气漫不经心，似不知何为谋生。难道她真不懂谋生不易吗，不然，为何行窃？

4．春风沉醉的夜风（6）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说。”“你为什么--做那种事情？”穆杨做好遭受枪林弹雨的准备。“什么事情？”“在火车上，偷东西。”“不许问这个问题！许你问一个别的。”“我没有问题了。”“不会吧。”“那好吧，你叫什么名字？”“风。”真名还是假名？“风，什么风？”“来无影去无踪的风。”真正一个江湖女贼。“姓什么呢？”“没姓。”“树上掉下来的？”“你才树上掉下来的呢。”脾气还蛮大，好不容易和她开了句玩笑，没想到惹怒了她。“哎，我让你问一个问题，你却问了我四个，多了三个，怎么办？”原来是个陷阱，防不胜防。“你说怎么办吧。”穆杨无奈地说。谁叫自己不留心，还有东西在她手上。“嗯，我想想……星期六陪我逛街。”穆杨一愣，在男女方面，他很拘谨，除了罗芙，他从来没有陪过别的女孩子逛街。“怎么，不愿意啊？”“也不是。”“那你干嘛一张苦瓜脸。”“我本来就这样。”“那好，等我电话，不许关机。如果关机了，我会很生气，后果自负，反正你的身份证在我手上，如果我用它做了什么坏事，可别怪我哟。”“你？”“嘻嘻，那就表现好点嘛。好啦，我先回去了。再见，木头。”她跳上一辆出租车，一阵风似地消失在穆杨眼中。穆杨看着她远去的方向发了一阵呆，然后朝公交车站台走去。他觉得不应该和她纠缠下去，可是她好像吃定了他，掌控了主动权。他不知道，她究竟想干什么。

5．无心入眠（1）

5．无心入眠穆杨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的夜景，路灯如点点星光，温暖迷离，有幸福的情侣携手相依在路边散步，浓情密意，晚风轻拂着路边杨柳枝。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穆杨的心有一丝微微的悸动，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手机铃声响起，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曲子，快餐时代，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似乎有点土，但罗芙喜欢，给穆杨下载了这个手机铃声，而且还把她自己的手机铃声设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忠贞的爱，千古的爱，美丽的传说。有时候，穆杨觉得罗芙很天真，也许正是这点点天真，令他喜欢了她。他喜欢生活简单一点，所以希望与他生活的人也简单一点。“亲爱的，你在哪里？”罗芙在电话里问道。“在车上。”“干嘛去了？”“有一点事情。”“猜我在哪里。”穆杨被那阵风搅得心里乱七八糟的，一时没有心思猜罗芙在哪里。“不知道，你在哪里。”“猜猜嘛。”女人好像都喜欢玩猜来猜去的游戏，猜我爱不爱你，猜我的心里有谁，猜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可以猜的，比如爱情，若真猜着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各自分飞，回头懊悔，却已无岸。早知如此，不如不猜，糊里糊涂并非都是坏事。“猜不着。”“再猜猜嘛。”“不知道，告诉我答案吧。”“本小姐呀，正在你家里。”十分简单的问题，换了平日，穆杨早知答案，今晚心有点乱，所以没猜到。罗芙有穆杨的钥匙，其实他们可以同居，很多情侣都这样，可以减轻负担，两人都租房，每月的房租是笔不小的开销，特别是对于穆杨和罗芙这种收入不多的打工者。但是罗芙不愿意，穆杨也就不勉强，他尊重罗芙，从来不勉强她做任何她不愿意的事情，罗芙说这正是她喜欢他的地方。罗芙问穆杨为何晚归，穆杨本来想说风还钱包的事情，但怕罗芙多心，她比较敏感，于是说和同事小武吃晚饭了。小武和穆杨在公司相处得来，平时两人关系也不错，有时穆杨带罗芙和小武一起吃饭，因此罗芙和小武也比较熟。

5．无心入眠（2）

“怎么吃到这么晚？”“吃完饭散了会步。”“两个大男人散步？”“餐馆太吵，于是出去边散步边聊了会工作上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怎么不在公司说？”“有些事情在公司不太方便说。”“真的吗。不过，我还以为你和小武同性恋呢。”“别瞎说，我是同性恋怎么还会和你在一起。”“那就是双性恋喽，反正这种人也不少。”“你太抬举我了。”“呵呵，我今晚留在这里。”“好的，希望今晚不会接到骚扰电话。”罗芙的老板是个变态狂加工作狂，罗芙的手机得24小时开机，经常三更半夜打电话叫罗芙回公司加班，所以罗芙经常半夜被老板从穆杨的被子里叫走。穆杨看了心疼，建议罗芙换工作，但罗芙不同意，她觉得在这家公司挣的钱比别处要多。穆杨只好作罢，心想做贸易的可能就这样吧，经常有货三更半夜到。穆杨有次开玩笑说罗芙像应召女郎，罗芙一听脸就耷下了，穆杨于是不再开这种玩笑。但后来他明白了，有时候玩笑和事实没有区别。“要不我关机吧。”“算了，还是开着吧，免得丢了工作。”罗芙笑了笑，把手机放在了床头。虽然穆杨不希望罗芙半夜接到老板的电话，但是手机偏偏半夜响了，她的老板。罗芙和穆杨自嘲的笑了笑，罗芙从床上爬起来，离开了穆杨的住处。穆杨站在窗边目送罗芙离开，在路灯下，她的身影显得格外瘦小，穆杨心里一疼。暗自说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他不能让她如此辛苦，他要好好呵护她，让她再也不必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去工作。罗芙走后，穆杨也无半点睡意了，点了根烟，烟在指间慢慢燃烧，烟雾轻轻缭绕。穆杨脑子里浮现许多面孔，母亲的，罗芙的，还有那个风的，心里百般滋味。夜已深沉，不知从谁家窗户里飘来一阵胡琴。秦时明月汉时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同淹没在那咿咿呀呀中，飘飘摇摇，风一吹，散得无影无踪。指间的烟灭了，灰尽了。

6．购物狂（1）

6．购物狂星期六迈着轻巧的步伐姗姗而来。天气好得不得了，天空蓝蓝的，阳光暖暖的，微风柔柔的，花香甜甜的，这种天气非常适合逛街。穆杨记着风找他今天逛街的事情，他并非有多想见以她，只是想拿回他的身份证。拿回身份证后，万事大吉，他便可踏踏实实地过每一天了。同时他也不希望他原本简单的生活里多出一个女人，虽然罗芙平凡普通，但穆杨认为罗芙就是那个可以陪他一生一世的女人，有了她，他心无旁骛。穆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开手机，不过到中午了还没有接到她的电话。穆杨左等右等，就是没等到她的电话，而他又没有她的电话，他只能等。莫非她一转身，忘了这事，她那样的女孩子，谁把握得住？穆杨看着窗台上的阳光一点一点地转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心想她可能不会找他了，身份证估计也没戏了，那天找他也许是她一时心血来潮，找他解解闷而已。就在穆杨对她放弃希望时，罗密欧和朱丽叶突然唱歌了。“木头，起床了吗？”是她，声音中带着一丝慵懒，好像刚起床，真是晨昏颠倒。“早起来了。”“等我？”“可以这样说吧。”“呵呵，那好，你在哪个方位？”“西直门。”“半个小时当代商场见。”“好的。”“半个小时没见到你，后果自负！别忘了，身份证在我手上喔，嘻嘻。”穆杨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不过还是立即出了门。还好，穆杨在半个小时内出现在她眼前。她又换了一身行头，翠绿毛衣，湖蓝短裙，藏青小靴，青春靓丽，堪与春色争艳，她是如此自信。“表现不错！”她冲穆杨笑着，露出两颗好看的小虎牙。“你挂上电话就往外跑吧？”“你怎么知道？”“我是神仙，无所不知？”

6．购物狂（2）

一会儿是贼，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神仙，不知下一秒又会是什么。下一秒是购物狂。穆杨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的购物狂，当然他很少逛街，逛街主要是陪罗芙，但次数有限。罗芙善解人意，知他囊中羞涩，很少拉他来商场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说实话，穆杨口袋里那点钱分配不了几下。有次罗芙过生日，穆杨想大方一次，拉罗芙逛商场。她看中了一条裙子，看是好看，可惜太贵了，五百多块，罗芙转了几个圈又转回来，说就试穿一下。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一点不假，罗芙穿上简直换了个人似的。穆杨从来没见罗芙那样优雅动人过，一咬牙买下了。平时并非穆杨小器，穆杨也希望一掷千金，可是他实在是没什么钱，他还得吃饭租房坐车，而且老家还有个指望他生活的母亲。而此刻，眼前的这个购物狂似乎一点都不在乎吊牌上的价格，管它几百几千，上了四位数的吊牌穆杨看了一眼绝对不看第二眼，可她手轻轻一扬，开票！而且她的购物欲似乎无止尽，穆杨已经提了四个袋子，衣服，鞋子，香水，化妆品……可她的眼睛还在那些衣物上转来转去，似乎恨不得把商场搬回家。购物结束时，穆杨暗自计算了下，他手中的那几个袋子加起来估计有一万多块，他好几个月的工资，近一年的生活费用，而她短短半天工夫就分配出去了。大观园儿女赏菊吃一顿螃蟹，够刘姥姥过一年。穆杨暗想她真的和自己不是同类人，绝对不是他这样的穷小子交往得来的，有心无力。拿回身份证赶紧躲远点。但穆杨同时又纳闷，她哪来这么多钱？偷来的吗？穆杨若非亲身经历，怎敢相信她是个贼，分明就是个金枝玉叶的富家千金！可是，她是个贼，千真万确，她偷了穆杨的东西，偷了别人的东西。他有点替她可惜，同时也觉得她这样花费偷来的钱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可风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她曾经的所作所为，也不在意钱来自哪里，坦然地花着。逛完商场，她请穆杨喝咖啡。坐在咖啡厅柔软的沙发上，穆杨的每根骨头都松懈下来了，他从未如此“逛”过商场。“累

了吧。”她坐在穆杨对面，嘴角挂着笑。“还行。”“不行就不行，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以后多陪我逛几次，锻炼锻炼就好了。”

6．购物狂（3）

以后，还有以后？“你在商场的时候是不是在想这个贼到底偷了多少钱？”“没有。”“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你。”穆杨无言以对，能诚实吗？他只想要回他的身份证，别的事情他不想多说。“你讨厌我吗？”“说不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穆杨无语。她嘴角一翘，露出顽皮的笑容，追问道：“是不是？”穆杨依旧无语。“木头，你真的很像木头呢。对我有喜欢或者爱的感觉吗？”穆杨的脸有些发烫，他受不了这么直白的问话。她哈哈大笑，“瞧你紧张的。好啦，不逼你了。我以后找你玩，你会陪我吗？”穆杨只想要回他的身份证，他不想再见她。他们不是同类人，有些人不能多见。“不愿意？你讨厌我？”“不，没有。”“那就是说你同意陪我喽？”她清澈的眼睛天真地盯着穆杨。“你没有朋友吗？”“没有，所以才会找你啊。”“为什么要选择我。”“因为我喜欢。”穆杨不知她的喜欢是何意，是喜欢他，还是喜欢找他。“不过我不喜欢你的生活方式，或者说花钱方式，如果你的钱真是用那种途径得来的。”“你想对我说教吗？”“我没有权利。”“还好你有自知之明，不过你真要说是浪费口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只做朋友。”“我们不合适吧。”“因为我是贼？”“我不了解你。”

6．购物狂（4）

“为什么要想那么复杂呢，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做一些想做的事情，这就行了。”“我的生活没你想像的悠闲，我要工作。”“放心，我不会妨碍你工作的。”穆杨不说话了，他实在不明白她为何一定要找他做朋友。她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落寞，看了会窗外，又看着穆杨，说：“人有时候会很孤独，所以想找个人陪。”“我不明白，你也可以找别人呀？”“你不一样，我在火车上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心地不坏。现在坏人太多了。”“你很相信你的眼光？”“是的。而且我还相信你不会拒绝可爱的女孩，比如我。”穆杨笑了笑。“默认了吧，做我的朋友？”如果抛开她行窍的事情，她的确算得上个非常可爱的女孩。但穆杨不忍拒绝，只得点头。她顿时笑魇如花，从手袋里挑出一个递给穆杨，“给你的，朋友的礼物。”是两双袜子，耐克的，一百多块一双，够穆杨买一大堆平时穿的袜子。“谢谢你，不过……”“不过什么，拒绝我的礼物？你的袜子破了。”穆杨低头看了看脚，袜子后跟有个洞，他不禁尴尬。其实他倒不是穷得买不起袜子，而是出门时太匆忙了，但是一百多块一双的袜子他从来没穿过。“太贵重了。”“穿习惯了就不觉得贵重了。”“可是……”“你还想不想要身份证，想要的话就收下，我不喜欢罗哩巴嗦的人，特别是男人。”穆杨只好收下了，但他一直都没舍得穿，藏在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后来被老鼠咬坏了，从此穆杨跟老鼠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后来穆杨尽管穿过许多上百块一双的袜子，但他心底仍然怀念她送的那两双，那似乎才是他最想穿的。有时穆杨想，如果老鼠没咬破，如果他穿上了，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不知道答案，因为他没有穿。永远的遗憾，如同他没能走进她的世界，她太遥远。

7．真实中的虚幻（1）

7．真实中的虚幻自从陪风逛了一次商场后，风果真经常找穆杨。陪她逛商场，陪她喝咖啡，陪她吃饭，陪她看电影，陪她坐在马路边的长椅上看行人，陪她看时光在树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陪她开着车满城转悠……风开着一辆红色的跑车，火一样的红，非常张扬，如同她的青春和妖娆，肆无忌惮地燃烧着，似乎要把整个世界都燃烧起来。她让穆杨领略了什么叫花钱如流水，逛一次街，少则上千，多则上万。因此，穆杨更加怀疑风的身份了，或许她是个金枝玉叶的富家千金，在这个城市，不喜露身份的有钱人太多；也或许她是被包养的小情人，如花似玉的小情人也太多；也或许她只是个贼，身手不凡、目光厉害、与众不同的贼，而且每次运气不错，都能偷到大把黄金白银……而她在穆杨面前虽然嬉笑怒骂，却一直不肯泄露半点真实的身份，始终说自己是个贼，说得十分坦然，听起来像是个无比光荣的职业。她不肯给穆杨答案，穆杨只能在心底揣摩。别弄不好是某国公主，不过这种事情只会出现在罗马，而且还在电影里。日子一久，穆杨渐渐习惯了与她相处，她的真实身份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穆杨也渐渐觉得她的张扬和霸道，以及骨子里无法改变的一点点率真的俗气，都有点可爱。风比较喜欢去一家叫做“彼岸”的咖啡馆，其实那家咖啡馆和别的咖啡馆没有多大差异，绿色植物，落地窗子，迷离的音乐。不同的是咖啡馆的中央有一棵很大的树，枝繁叶茂，叶片的绿浓得化不开，显得不太真实，像没有生命的树，但事实上它有生命。树上挂满了粉色的花苞似的小纸袋。后来穆杨知道那棵树的名字叫做“记住”，不知为何取个这样的名字。那些小纸袋是情侣们写下的一些想记住的东西，估计装满了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后来她让穆杨写一个挂上去，只能写一个。穆杨本来想写罗芙，但是看着风诡异的笑容，他改成了她的名字。他觉得这是他和风之间的游戏，没错，他认为这是个游戏。真要记住一个人，是不必用笔写下来的，他会用心记住。风

每次要了咖啡都不急于喝，而是捧着放到鼻子底下，轻轻闻着，神情似陶醉，又似在浓酽的咖啡香中回味某些东西。

7．真实中的虚幻（2）

有一次，她对穆杨说：“木头，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咖啡有一种特别的香味？”穆杨并没有觉得，对于他来说咖啡都一个香味。穆杨平时生活很节俭，很少喝咖啡，也很少买饮料，大多时候喝矿泉水（公司提供的）和白开水（自己烧的）。她又说：“你再闻闻，一定能闻出一种特别的香味。”穆杨于是学她的样子，把杯子捧到鼻子底下，闻了好半天，可他仍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她盯着穆杨，似有期盼，“你没闻出来吗？”穆杨摇头。“你再闻。”穆杨努力闻，最后仍然摇头。“我很少喝咖啡，所以……”她的眼神里有一丝失望，说：“有一种爱与被爱的香味，你没闻到吗？”爱与被爱还有香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味？穆杨迷茫了，心底有些遗憾，为什么没能闻出她所说的那种香味呢，他应该闻出来。“你没爱过吗？”青涩的暗恋，真实的罗芙，应该算是爱过吧。不过风懒得要穆杨的答案了，眼神飘向了窗外，似有所盼，然而，又有一种淡淡的失望慢慢从她眼中溢出，渐渐弥漫整个脸。她变得非常沮丧，嘴唇紧闭，不再说话了。她的失望和沮丧来自哪里，是因为爱吗？她爱和被爱了吗？她的爱是这咖啡的香味吗？穆杨不知道此时此刻她心中所想，于是安静地坐在她对面。尽管她就坐在他的对面，近在咫尺，她的容貌气息都是真实的，但是穆杨却觉得她远在天边，像她的名字，风，虚幻，无法触及，飘忽不定，变化莫测。他猜不透她，也把握不住她。他能做的，只有安静地坐在她的对面，看她的表情慢慢变化。

7．真实中的虚幻（3）

好在她的沮丧一般不会持续很久，离开咖啡馆她会变得生动明艳起来，让人喜欢。也许真的是穆杨的“表现”令她满意了，她后来把穆杨的身份证还给了他。拿回身份证后，穆杨不想再见她了，尽管他答应了做她的朋友，但是在男女相处这方面他经验有限，他的异性朋友少之又少，而且他有自己的轨道，有自己的生活。虽然穆杨确信他心中只会爱罗芙，但他担心敏感多疑的罗芙知道了风的存在后会生气，他不希望失去罗芙。不过穆杨还是没能经得住风的软缠硬磨，她希望他永远是她的朋友。最后，穆杨投降了，当然，穆杨相信风找他做朋友，并非对他有爱恋之意，她的爱恋一定是个被她藏得很深的秘密。也许，她找他真的是因为她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繁华拥挤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是适合陪你聊天的人只有一个，适合陪你恋爱的人也只有一个，适合与你一起生活一辈子的人也只有一个。比如穆杨和罗芙，他觉得他们是彼此适合对方的那个人。而风，是一个精灵，美丽的精灵，她的喜怒哀乐，一颦一笑都是美丽的，美得没有道理，美得霸道，美得纵使你手执十八般武器也不得不举手投降。但她的美丽不适合穆杨。她对于穆杨永远是虚幻的，他进不去她的世界，永远都进不去，到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像粘在蜘蛛网上的飞虫，拼命挣扎，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于她，穆杨永远无能为力，这是他的悲哀。

8．三更半夜的风（1）

8．三更半夜的风罗密欧和朱丽叶从来不在半夜三更对穆杨唱歌，可有天凌晨他们唱了，是风让他们唱的。不知是不是心灵感应，在这里说心灵感应似乎有点不妥。平时穆杨的手机开机时间绝不会超过晚上11点，他既非身居要职的官员也非日理万机的老总，不过一介小平民，一觉到天明无人打扰，所以没必要24小时开手机。可是那天晚上，不知为何偏偏没有关机，也许忘了，也许冥冥之中知道她要找他，也许……穆杨也说不清，总之就是没有关机。她在电话里说要见他！半夜三更见他？！穆杨一时没反应过来，见他干什么？商场关门了，咖啡馆关门了……她又说了一遍要见他，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异样，不像往常那样明快。穆杨心里一惊，发生什么事了？穆杨问她在哪里，她说了个地名。穆杨挂上电话，穿好衣服，一阵风出了门，跳上了一辆出租车，奔她而去。不一会，她出现在穆杨的视线里。穆杨吃了一惊，他从没见过那样的她，既无翠绿也无粉红，既不靓丽也不明艳。她穿了件鱼白色的丝质睡衣，很薄，光脚穿了双拖鞋，也没有开她的红色跑车，孤零零地站在乍暖还寒的春夜里，头发凌乱，眼睛潮湿，似乎刚刚哭过。穆杨问她怎么了，她咬着嘴唇不说话，身子发抖。穆杨于是脱下外套罩在她身上，又问她在这里站了多久了，她始终一言不发。穆杨担心她冻坏身体，于是说找个地方坐吧。半天，她点了点头。穆杨看了看四周，商场和咖啡馆都关门了，这会儿能去哪里，他有些发愁。“能去你家吗？”她给了答案。穆杨有些犹豫，他那里除了罗芙从来没有异性去过。“不方便？”“没有。”“算了，我还是不去了。”穆杨沉思片刻，说：“去吧，没事。”她无话了，低着头，像听从了穆杨，她从来没有那样温驯过。穆杨拦了辆出租车，把她带回了住处。穆杨在一个年代已久的筒子楼租了个10多平米的小房间，除了拥挤，还有许多单身男人的房间一样的凌乱。一张单人床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床上堆了许多没有清洗的衣服，空气中弥漫着臭袜子

和方便面的味道。穆杨实在是难堪，谁料到她会来呢，早知，他绝对会把屋子里弄得干净一些。

8．三更半夜的风（2）

而她似乎并不计较这些，坐在了穆杨的床上，屋子里能坐的地方也只有一张床了，惟一的一张剥落了漆的椅子上，放着没来得及扔进垃圾筒的方便面盒，而且椅子上还有方便面汤的残迹。穆杨忙上忙下，想稍微整理一下，但是整不出头绪来，太乱了，实在太乱了。穆杨拿起热水瓶去公用水房接了点水，给她烧了点开水。而她端着杯子没有喝，穆杨更加尴尬，也许她嫌杯子太脏了。尽管穆杨在给她倒水之前洗了好几遍，但有些水垢似已沉积千年，一时无法洗净，如同上了年纪的女人脸上的皱纹。风的身子仍在不停地抖，估计刚才冻坏了，还没有恢复过来。穆杨拿被子给她捂着，她却身子往后一倒，躺在了他的床上。穆杨于是帮她把鞋子脱了，她的脚小巧玲珑，细细的脚趾上涂着粉色的甲油，但她的脚冰凉冰凉。穆杨轻轻地把她们捧在手心里，如同捧着一个婴儿。穆杨心底泛起一种柔情，觉得她是他在路边捡到的一个在摇篮里的婴儿，她需要他的怀抱，需要他给她温暖。但穆杨展不开怀，因为她把她的身体包括她的脸紧紧地埋在被子里，她拒绝别人的怀抱。当然，穆杨也不好意思给她拥抱，除了罗芙，他从来没有抱过别的女人。后来穆杨看到被子一动一动，估计她在哭，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呆呆地坐在床边。后来被子不再动了，估计她睡着了。穆杨在床边坐了一晚，守护了她一晚。第二天早晨，她仍然把头捂在被子里，露出一小缕红色的头发，衬着白色的枕头，甚是好看。穆杨心里泛起一阵温柔，走到床边，轻轻拍了拍被子，问她好些了没有。良久，被子动了动，里面发出一声轻轻的“嗯”。“我给你买了牙刷和毛巾，还有面包和牛奶，放桌上了，你起来了记得吃，别饿着了。”穆杨一大早起来跑到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给风买了这些东西，他不敢买路边早餐摊上的食物，担心她吃坏肚子，她那样娇贵的女生。她仍旧嗯了一声。穆杨又坐了会，看时间快来不及了，老板说了今天上午有个重要会议，任何人不得迟到。穆杨只好对她说：“你先

好好睡会，我下了班马上回来。”她仍旧只是嗯了一声。就在穆杨准备出门时，风突然叫住了他，“能给我一些钱吗？”她的声音很低沉。穆杨愣了下，“你要出去吗？”她穿着睡衣拖鞋，如何出门。她并不回答他，只是重复了一句，“能给我钱吗？”“要多少？”“有多少给多少。”穆杨掏出钱包，留了些车费，余下的全放在了桌上。“我会还你的。”她在被子里说。“没关系的，你先好好休息吧，有事打我电话，好吗？我下了班立即回来。”她没出声。穆杨看了下被子，无奈地出了门。

9．消失（1）

9．消失上午的会并没有穆杨老板说的那么严重，不过现在对于穆杨来说，除了风没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了。穆杨的老板叫周仁义，喜欢把头发抹很多啫喱，脸大多时候是阴沉沉的。他在公司少有好脸色，除非他的小情人扭着小蛮腰一步三摇地出现在公司，他的脸才会是晴天，而且平时暗淡的眼睛也会变得明亮起来。在员工眼中，周仁义既不仁也不义，枉担了仁义的虚名。员工迟到扣钱，请假扣钱，任务没完成扣钱……他制定了N条扣钱的规定。似乎恨不得把员工那点可怜的工资扣得一干二净，白给他干活。因此，员工背地里都叫他“周扒皮”。开完会，穆杨想找机会溜回家看看，可是偏偏“周扒皮”整天都待在公司，耷拉着脸，他在公司的时候员工出门，他总要拦着问个清楚，只差打电话到客户那边确认。他可不希望员工拿着他的薪水不干活。穆杨只好耐着性子坐在公司，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一分钟拖成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终于熬到下班时间，穆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打卡，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下楼，听得“周扒皮”在背后咕噜，“这小子怎么这么早就跑了，还想不想干？”穆杨懒得理会，匆匆忙忙往家赶，只恨公交车轮子太少，路上没事瞎遛跶的车太多。好不容易到了家，打开门，然而--屋子里空空的，她走了。桌上的东西纹丝未动，除了那些钱。穆杨惘然若失，坐在床上，被子里留有她的余香和几根红色的发丝。从那以后，她消失了，音讯全无。半个电话也不打给穆杨，而穆杨又不知道她的手机号。每次都是她打给他的，而且是用公用电话，她对他设了底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所以穆杨没想越过那道底线。穆杨不能不担心她，他有意无意地找她，然而，商场里没有她，电影院里没有她，咖啡馆里没有她，她去过的地方都没有她……她在哪里？

9．消失（2）

她在干什么？她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不会是又去偷窍了吧，不会是被抓住了吧……穆杨脑子里乱七八糟，心里七零八落。穆杨的手机24小时开机，罗密欧和朱丽叶白天唱歌，不是她让他们唱的；晚上不唱歌，她没让他们唱，她似乎忘记了，忘记了有穆杨这么一个朋友，最初是她强迫得来的朋友，但后来穆杨接受了，心甘情愿做她的朋友。一个24小时过去了，又一个24小时过去了，始终听不到她的声音。她从人间蒸发了。她不出现了，那些明艳生动都随同消失了，穆杨的生活似乎一下子松懈下来，变得索然无味，像一杯温开水，慢吞吞地冒着气儿，拖拖拉拉，格外冗长。他心里有一些淡淡的惆怅，无法摆脱。在沉闷的办公室里，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他不时想起风那明快中夹着娇嗔的语气，那漫不经心的眼神，那机灵古怪的神情……不论穆杨多么担心她，她都没有出现。一天，又一天，她始终没有出现，她像一阵风，不见了，穿着那件鱼白色的丝质睡衣，光着脚消失了。穆杨找不到她消失的答案，她是一阵风，风不会给他答案。从此，穆杨不再奢望她让罗密欧和朱丽叶唱歌了，他的手机不再24小时开机。渐渐，穆杨开始对风淡忘，就像淡忘那个初恋女生的背影；渐渐，他的生活又回归到原来的轨道，努力工作，和罗芙约会，不断重复一些言语，重复一些事情，周而复始。

10．芳影重现（1）

10．芳影重现就在穆杨以为他已经把风忘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她突然出现了。神气活现，甚是招摇，一身桃红柳绿，明艳靓丽，霸道地把那姹紫嫣红的春色比了下去。“嗨，想我了吗？”她一脸笑容，花儿般妩媚，阳光般灿烂，像个没事人似的。穆杨有些恍惚，他的脑海里还留着她那晚迷离的表情，一时无法适应她的妩媚明艳。他觉得自己跟不上她的拍子，他还在怜悯担忧，她已快乐逍遥。“怎么了，没想吗，不会吧？”她依然一脸笑容，那神情吃定了穆杨似的。穆杨别过脸去，不看她，也不想回答她的问题，他为自己委屈。“告诉我，你有没有想我嘛，不会没有想我吧，不会吧？”她的声音似有不悦。穆杨依旧没说话，他也说不清为何此时不想说话，不过他已放心了。“怎么，生气了？”她挤到穆杨的视线里，灵动的大眼睛瞪着他，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没有。”穆杨终于回答了她一个问题。“是没有想我，还是没有生气？”“都没有。”“不会吧？你骗我，至少有一个。”“一个也没有。”“有。”“没有。”“有，你有想我。”“没有。”穆杨的确有过想她，那是因为担心她，但他不想被她误解。“哈哈。”她大笑，笑得花枝乱颤。

10．芳影重现（2）

穆杨瞪着她，“笑什么？”“笑你啊。”“我？……”“木头，你真像个孩子。”穆杨觉得他的心都老了，被她折磨老了。“木头，其实我知道你是想我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不见了，而且我还借了你的钱，能不想吗？你穷得叮当响的人，如果我不还你了，那些钱怎么着也会让你心疼一下吧。”说得穆杨脸一红，他是穷得叮当响，但是那点钱他还真没想，甚至还很欣慰能帮她一下。最后，风也没有告诉穆杨那晚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这些天她去了哪里。她又像以前那样，坦然地找穆杨陪她，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穆杨知道如果她不想说，他是没法知道答案的，所以他也没有问了。风出现后，穆杨的生活又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不过，穆杨想来想去，准备把风的事情告诉罗芙。穆杨原以为风所说和他做朋友只是一时兴起，没准时间一久就会厌倦，她不像是对某种事物长久有感觉的女孩子，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判断出错了。穆杨不想把和风的交往变得复杂，以免罗芙多心。但穆杨不知如何对罗芙说，轻描淡写，罗芙会觉得穆杨有意隐瞒些什么，若郑重其事，罗芙又会更加怀疑，所以穆杨有些犹豫不决。穆杨没料到他的犹豫不决反而给他带来了麻烦。

11．狭路相逢（1）

11．狭路相逢有些事情的发生，来不及预料。周末快下班的时候，罗芙出现在穆杨公司。说她有事路过，刚好又快到下班时间，索性不回公司了，想等穆杨下班。罗芙很少来穆杨的公司，穆杨不是很希望她来，他不喜欢拉着女朋友到处招摇，他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在一起觉得好就行，没必要让别人议来论去。罗芙不是佳人，他也不是 “财”子，免得被人背后取笑什么“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之类的，当然穆杨自认他和罗芙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公司就有些不积口德的，比如小武，曾背后议论过一个同事和他女朋友是一对老鼠耗子。其实他们也没有小武形容的那么惨，不过男的没宋玉之貌，女的无西子之容罢了。穆杨不希望罗芙来公司还有一点，“周扒皮”不喜欢员工在公司会私人朋友，担心影响工作效率。其实，“周扒皮”本人和小情人关起门来就是大半天，相信他们绝对不可能在切磋如何卖锁。小情人才不关心“周扒皮”的锁卖得如何，有钱给她买脂粉行头就行了。老板和员工永远是双层标准。罗芙周末来的时候，刚好“周扒皮”不在，被小情人叫走了，估计不会出现了，不必担心“周扒皮”吹胡子瞪眼睛了，所以穆杨让罗芙在会客室等他。“周扒皮”虽然对员工苛刻，但是挺爱装门面，会客室里除了有绿色的植物和漂亮的鲜花，还备有咖啡、报纸和杂志。估计是想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以为你实力雄厚，生产出来的锁一定比别家的牢固百八十倍，用你的锁定可保住万贯家财。不过，很多骗子公司都会租高级写字楼，而且办公室装修得高档豪华，这叫不叫障眼术？有咖啡，有报纸和杂志，罗芙不至于无聊。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时间，穆杨收拾完东西，和罗芙走人。小武凑热闹，一同出门。小武和罗芙非常熟，所以在电梯里无所顾忌地嬉皮笑脸地说了个荤段子，惹得罗芙啐了他一口。穆杨在一旁笑着，并不理会。因为，罗芙尽管和小武打闹，但挽的还是穆杨的手。小武时常当着罗芙的面用嫉妒的语气对穆杨说，你小子艳福真是不浅，找了

个这么好的女朋友。罗芙每次听到小武这样的恭维，脸上都笑开了花，虽有点夸张，但幸福和得意不夸张。

11．狭路相逢（2）

走出公司大门，突然一片五彩缤纷映入穆杨眼帘，他差点睁不开眼！--她，风！穆杨愣住了！风正朝他娉娉婷婷地走过来，千般袅娜，万般旖旎，手上依旧把玩着一枚硬币。“嗨，木头！”风叫穆杨，那声音似呖呖莺声花外啭。穆杨不知应好还是不应好，总之他非常尴尬。罗芙和小武用复杂的眼神看着穆杨，穆杨相信他的表情一定很不自然。罗芙盯着穆杨问道：“是叫你吧？”穆杨点了点头。“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们公司门口吧？”风走到了穆杨跟前，冲他笑着，对罗芙和小武视若无睹，她眼里只有他。罗芙站在穆杨和小武之间，也许她把罗芙当成了穆杨的同事。穆杨故作轻松地问道：“你怎么来了？”风做了个鬼脸，顽皮地说：“给你一个惊喜喽。”她亲密的表情和语气让穆杨更加尴尬，罗芙是那么敏感的人。可她丝毫不理会穆杨的尴尬，继续说道：“我订了个位置，陪我吃饭去。”“不好意思，我……”“你想惹我不高兴？”她的柳眉竖了起来，但是傻子都看得出来那是一种很亲昵的生气，只有关系亲密的人才会这样子。“不是。”“那就是说同意陪我吃饭喽？”“也不是……”“那是什么？”“我……”穆杨瞟了眼罗芙。罗芙果然生气了，垂着眼帘，耷拉着嘴角，似怒又像怨。“她是你女朋友？”风的眼光突然落在了罗芙脸上，她的眼光变得有些犀利。穆杨点了点头。风突然笑了，笑得莫名其妙，然后嘴角一撇，说道：“你俩很般配喔。”尾声拉得很长。

11．狭路相逢（3）

穆杨觉得她的语气怎么听都像是嘲笑，就像小武说的老鼠耗子似的，穆杨心里很不舒服。“好啦，不打扰你们了，我一个人去！”她转身走了。她钻进那辆红色的跑车，像一片云，轻飘飘地消失在穆杨的视线里。穆杨不知道她还会不会飘回来。她飘走了，但罗芙还在这里，绷着脸，垂着眼，咬着嘴，一句话也不说。如果这时罗芙冲穆杨大喊小叫反而没什么事，她越是沉默不语穆杨越是心慌，这不是她的作风，有些反常。小武看着跑车远去的方向愣了半天，回过神来冲穆杨做了个鬼脸走了，那神情：哥们，多多保重。穆杨不知如何收拾残局，他想向罗芙解释，但是他担心一开口反倒引爆了罗芙的火药桶。罗芙平时百般好，但是一旦真的生气了，发起脾气来可是非常火爆。穆杨索性什么也不说了，罗芙也不说话。他俩沉默地走到公交车站台，本来说好去罗芙的住处吃饭的，本来她今天的心情也特别好，想给穆杨露一下厨艺。她的红烧狮子头做得超级好吃，不过现在穆杨担心吃不到红烧狮子头，罗芙不把他的头红烧就是万幸了。穆杨和罗芙去了罗芙的住处，她仍然要给他做红烧狮子头。穆杨有点佩服罗芙的器量，换了他可能做不到，至少会问几个字吧，可罗芙忍到了现在，令穆杨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但是穆杨仍然害怕，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罗芙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没人给穆杨答案，只能多多保重了。罗芙和两个女孩子合租，那两个女孩子在一家卖美发用品的公司上班，一个叫小鱼，一个叫小沫。小鱼长得十分秀气，皮肤白白净净的，染成酒红色的长发柔顺飘逸，她低头的时候很宁静，像一幅画，隔着很远的画，也容易令人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穆杨觉得小鱼那样的女孩子不适合在这种喧嚣烦躁的现代城市里生活，但她偏偏在这里。小沫与小鱼截然相反，属于粗线条的那种，小平头，染成金色的短发每一根都倔强地竖在头顶，她不怎么爱说话，喜欢斜着眼睛看人，眼神不

甚友好，充满了排斥，总之她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小鱼和小沫经常光着脚依偎在沙发里看漫画书，小鱼细细的脚趾总是涂着玫瑰色的指甲油，很诱惑人的眼球。她们房间的每个角落里都有女人的痕迹，沙发上的长发，茶机上的指甲油，茶杯上的口红，卫生间的女性洗液，窗台上干枯的玫瑰花，阳台上的黑色内裤文胸……

11．狭路相逢（4）

这些东西对于穆杨这个大男人来说，多少有些尴尬，因此他不怎么来罗芙的住处。当然，罗芙轻易也不带他来，她总说穆杨看小鱼的眼神有些不对劲。穆杨承认小鱼那样的女孩子很惹人喜欢，但他绝无非分之想，他清楚小鱼那样的姿色，配上她的青春，绝对看不上他这样的穷小子。而他也有自知之明，不适合自己的决不会去瞎想，他应该算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罗芙给穆杨烧狮子头时，穆杨站在她身后，小心翼翼地向她解释风的事情。罗芙看也不看穆杨，手上的勺在锅里挥动得噼里啪啦的，穆杨有点担心她突然把那勺子啪的一声反扣到他头上。穆杨继续小心翼翼地说着，“其实我早想跟你说了，可是怕你多心……”穆杨把心里的那点东西全倒出来了，罗芙这才转过身来，狠狠地盯着他，嘴角一撇，冷笑道：“是你心里有鬼吧。”“我的心你还不清楚。”“男人，没一个真心的。”“我什么时候对你不真心了。”“真心假心只有你自己知道。今天让我碰巧撞见一个风了，是不是明天还有一个雨呀。”“我哪有那么厉害呀，而且除了你谁看得上我呀，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谁愿意和我这样一个穷小子吃苦，也就是罗芙你了。”“哼，算你还有点良心。也还有点自知之明。我告诉你，别以为她那样的女孩子会真的想和你交朋友，她顶多无聊了玩玩你罢了。再者，你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干什么的，哪里来的奔驰跑车，不管是偷来的还是从男人那里骗来的，总之你少和她来往，我这是为你好，谁知道她安的什么心呀……”罗芙絮絮叨叨着。“知道啦，罗大妈！”“我有那么老吗？”罗芙回头瞪了穆杨一眼。穆杨陪着笑，“没有没有，你永远不会老，永远年轻漂亮。”“鬼话。”……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后来穆杨才知道，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的平息，因为罗芙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天半夜，罗芙把穆杨弄醒，抱着他问他爱不爱她。穆杨说爱，罗芙说她不相信。但那个时候，穆杨自认他最爱的人是罗芙，至于后来为什么变了，他也说不清，也许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特别是爱情。穆

杨不明白女人的心思为何那么复杂，过了千座山、万层水，她仍然记得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件事，某人的某一个眼神，某一句话。这算得上是女人的悲哀吧，穆杨相信，一定是。

12．宜生（1）

12．宜生小武逼问穆杨风是谁，那么漂亮，又那么有钱，居然开跑车，是富家女，还是二奶，还是什么八卦人物等等。穆杨不想和小武说风的事，朋友和恋人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他认为人的嘴除了吃饭还喜欢传话，张三李四的那点秘密传得路人皆知，而且传得面目全非，尽管说者有时无心，但难保听者无意。当然，说真的，到现在穆杨也没弄清风的真实身份，他与小武一样只能猜测。但他和小武不一样的是，他并不在意风究竟是谁了。不过不妙的是，风又一次消失了，也不打穆杨电话。穆杨不知道她那一句“你俩很般配喔”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相信她的消失与罗芙有关。穆杨觉得女人的心真的好难猜测。尽管穆杨对风没有丁点非分之想，但他终究有些失落。说心里话，他还是很喜欢和她在一起，哪怕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听着她婉转的声音，看着她灿烂的笑容，或者漫不经心的眼神也是好的。然而，现在这点“好”也没有了，消失了，荡然无存了。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没有遇到她之前，穆杨没有觉得他的生活与常人无异，平平淡淡，普普通通。但是，他偏偏遇到了她，不一样了，她在他平静如水、波澜不兴的生活里扔了一颗石子，荡起了一阵涟漪，涟漪虽小，但打破了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平静。但她不管这些，她消失了。她是风，来无影去无踪的风，谁能知道风的住处在哪里？穆杨只好把重心转移到工作中去。“周扒皮”派穆杨去青岛谈一个项目。谈项目对穆杨和同事来说，无异于踩地雷。项目没谈成，得挨几顿训。如今项目也不好谈，十有八九都是挨训的命。本来“周扒皮”想派小武去，可小武不想回来挨训，找了个托辞，让穆杨替他去。大不了不就是挨训吗，没准也有谈成的希望呢，穆杨于是接受了这项任务。穆杨后来觉得他真的应该感谢小武，是他无意中给了自己一个人生的转折机会。也或许，冥冥之中，命运早安排好了吧。到达青岛，猎物是一家装饰公司，据说在当地名声响当当。准备这种资料，那种文件，见

完虾兵见鱼将……忙得晕头转向。过了虾兵鱼将几道关，好不容易可以见到主管采购的副总经理了。从虾兵鱼将处，穆杨得知副总经理是个很厉害的女人，是老板的妹妹。虾兵鱼将还透露，以前只要通过采购经理一关就没什么问题了，偏偏采购经理出了经济问题，于是副总经理亲自把关了。穆杨只得叹息，时也，命也！

12．宜生（2）

后来，穆杨深信的确是命！他是她命里的人，她也是他命里的人，他们命中注定了要相遇。命里安排好了的，谁也躲不过。见她之前，穆杨原本以为副总经理是个半老徐娘、无比恐怖的人物，没想到--出人意料的年轻，而且貌美如花，像画上的人儿。眉眼精致，秋波盈盈，肌肤欺霜胜雪，一身得体的紫色职业套装衬得身材曲线玲珑，不过那精致的眉眼之间有几分冷漠和傲慢，给人一种拒人千里的感觉，难以亲近。老板的妹妹，而且是这么一家响当当的公司，她能不傲慢吗，更何况对穆杨这种小小的业务员。愿意见穆杨，已是穆杨的造化！刚开始，她对穆杨并无好感，没正眼瞧他一下，翘着细细的手指夹着助理呈给她的穆杨的产品介绍书和文件，漫不经心地看着。穆杨偷偷打量她，她的手指圆润修长，中指戴着一枚紫色的宝石戒指，宝石足有小指甲那么大，衬得本来就白嫩的皮肤更白了，而且穆杨相信没准那枚宝石他打拼一辈子也不能让他的罗芙戴上。想到这里，穆杨不禁觉得自己的卑微与渺小，还对罗芙生出一丝隐隐的愧意，女人都是用来心疼、珍爱的，穆杨低下了头。她看了会介绍书和文件，抬头看了穆杨一眼，算是第一次正眼瞧他吧。然而那一眼，她的眼睛里突然起了变化，直直的，怔怔的，呆呆地，似静止了。她就那样盯着穆杨看了半天，直把穆杨盯得脸都红了，还从来没有美女那样看过他，穆杨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帅。“你叫什么名字？”她问，声音有些急促，似喘不过气来。“穆杨。”“你是哪里人？”“嶂远。”“多大了？”“25。”“噢……噢……”她的脸色变得惨白，然后手捂着嘴，起身，匆匆离开了办公室。穆杨愣住了，哪里不对吗？可是应该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穆杨如坠入云里雾里，不得其解。他坐在椅子上，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是什么结果，这个项目还谈不谈。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回来了，神情恢复了平静。她用复杂的眼神看了穆杨一眼，低声说道：“对不起，刚才，我有点不舒服，介绍下你们公司的情况和产品

吧。”穆杨虽对她的解释感到纳闷，但不便多问，于是向她讲述起来，公司资质，产品特性，这种产品有何特点，适合哪种场所，那种产品有何特点，适合何种场所……也许因为她的年轻漂亮以及刚才异常反应的缘故，穆杨有点紧张，他的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好几次，甚至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后来，她问穆杨这份工作做的时间是否不长。穆杨说不是，有些时间了。她问穆杨是否紧张，穆杨说是的，她又问穆杨为何紧张，穆杨如实回答了她--因为她是美女，但穆杨不敢说还因为她的异常。

12．宜生（3）

她脸上浮出一丝淡淡的似有似无的笑意，问穆杨以前难道没有遇到女客户吗。穆杨说有，但少，而且没有她这样年轻漂亮的。穆杨的语气听起来无比诚恳，因为他说的句句属实。一般来说。负责采购的大多是男性，即使是女性也多是中年女性。为何？经验丰富，为人精明，处事老道，年轻女孩子大多不谙世事，容易被人糊弄。她这样的，穆杨真是头一次遇到。“你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吗？”她问。“我，很少想过。”“为什么？”“不可能属于我的东西，想也没有用，白白浪费了精力。”“你不自信？”“盲目的自信是自负。”“你很实际。”“量力而行，有多大能耐吃多少饭。”“如果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比如我，希望你喜欢，你会怎么样？”穆杨一愣，看了眼她，低下头去。“你不敢喜欢？”穆杨的脸红了，“对不起。”“一句玩笑而已，不要当真。”最后，她收起那若有若无的笑意，说过几天联系穆杨。但不肯给他她的电话，穆杨心想也许是怕他天天打骚扰电话吧。负责采购的最怕给做推销的留电话，隔三差五的给你打电话，不被缠死也会被烦死。穆杨明白其中缘由，不好勉强，而且这种事情也是勉强不来的。穆杨在旅馆里等她的消息，心里惴惴不安，一会儿希望，一会儿失望，又一会希望……如此循环地等了几天，而她始终没有联系穆杨。“周扒皮”又像个催命鬼似地不断打电话追问进展如何，每多待一天，穆杨就多花掉他一笔食宿费用，此人真是贼精贼精的。穆杨只好主动出击，去公司找她，不见她人影。穆杨又找到那些虾兵鱼将，都一个口吻，他们除了把他引荐给副总，其他事情无能为力。穆杨只好耐着性子再等，毕竟她没有给他最后答复说不要他的产品，说明他还是有一丁点希望，尽管希望渺茫，那也不能轻易放弃，至少要得到她的确切答案才行。等，穆杨除了等，别无他法，好在他已习惯，哪个项目不是等了又等。

12．宜生（4）

等是漫长的，也是无聊的。穆杨于是逛了逛这座城市，权当一次免费的旅游。这座城市有蓝色的大海，有金色的沙滩，有德国人建的红色瓦顶建筑，有浓密苍翠的梧桐树，有成片的别墅，也有其他城市有的热闹的商业街和巨大的广告屏幕，女明星裸露着同样的胸脯，男演员穿着同样的西裤。穆杨随意的欣赏着这个城市与别的城市的同与异，无意之中，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她，那个副总经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她正和一个英俊的中年男子从一家酒店出来，男子意气风发，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自信与自得，给人“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感觉。酒店豪华气派又不失典雅精致，高大的金色门厅，门前繁花似锦，开得热热闹闹，巨大的喷水池里水声阵阵，哗哗啦啦，水柱子在金色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她在喷水池边等了会，她没有看到穆杨，因为穆杨和她有一段距离，他在路边，而且隔着水柱子。不一会男子从停车场开了辆黑色的车子过来，车面如镜，一看就是好车，她钻进车子扬长而去。穆杨看到车后铺着一层厚厚的玫瑰花瓣，衬着那黑色，煞是娇艳妩媚。像一场很浪漫的约会，那些玫瑰花瓣是英俊男子为她铺上的吗？他们是何关系，夫妻？情人？朋友？……不过，这些与穆杨无关，他只想知道自己还要不要等下去，她究竟要不要他的锁……她要他的锁！穆杨接到了她的电话，她清楚地告诉了他，并让他去公司找她。她没有给穆杨这些天为何不联系他的解释，当然，她也无需向他解释。但是她给了穆杨一个很好答复，他做梦都想要的答复，她准备购买穆杨的产品！穆杨听到结果时，神情有些恍惚，怀疑自己的耳朵，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他反而觉得不太真实。但千真万确，是真实的--她非常明确地告诉穆杨，她准备购买他的产品！不过她在价格上砍掉了一大截，恰恰是“周扒皮”的底线，穆杨很少遇到她这样厉害的人物。原以为她年纪轻轻，又花容月貌，可能是个花瓶似的人物，没想到精明至此，双方利润空

间算得如此清楚，且干净利落，省去了菜市场买卖大白菜般讨价还价的啰哩吧嗦。在穆杨能接受的范围内，所以穆杨同意了她的价格。一切谈妥，穆杨本想按规矩对她提回扣的事，但想到公司是她哥哥的，又担心以前采购经理的经济问题是吃回扣，所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却问穆杨：“怎么，不准备给我回扣吗？”穆杨一愣，不知该如何回答。“按规矩，你应该给我回扣，对不对？”“是的。”“那你为何不提，以为我不知道规矩吗？”“不是。”

12．宜生（5）

“那是为何？”“听说总经理是你的哥哥，而且以前的采购经理因为经济问题被解雇了，所以我想你可能忌讳这种事，不过，如果你需要，我会按规矩办事。”“你认为我需要吗？”“我，我不知道。”“你不怎么会揣摩别人的心思？”“是的。”她似笑非笑，不再说了，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购买合同，让穆杨过目。穆杨仔细看了几遍，说没什么问题。她于是拿起笔在上面优雅地签上了她的名字--赵宜生，又是一个古代美人。赵飞燕原名宜生，不仅生得花容月貌，且舞姿轻盈如燕，名满长安。暂且不论眼前的赵宜生是否能歌善舞，单凭她的容貌，是配得起汉宫飞燕之名的。接着赵宜生盖上公章，只待穆杨拿回公司盖章再传给她，这笔买卖就算成交了。穆杨拿着合同，无法掩饰住内心的喜悦，他没想到这个项目拿得如此容易，从来没有过的容易，虽然等待的过程有些漫长，但是结果来得非常顺利，且干脆、利落。赵宜生看穆杨喜上眉梢的样子也笑了，不过她笑得淡淡的，似有似无，穆杨琢磨不透她。也许，她平日不喜言笑。一切办妥，穆杨向她再三道谢，她只是淡淡应付。穆杨准备离开公司时，她却叫住了他，“饭点到了，你不请我吃顿饭表示谢意吗？”穆杨说：“当然应该请的，地点你定吧。”她说好，于是带穆杨出了公司。那些虾兵鱼将见了她十分恭敬，一口一个赵总，而她一副爱理不理的姿态，当他们不存在。穆杨心想在她手下做事，想必也很辛苦。她开车载穆杨，车子是黑色的，车后鲜艳的玫瑰花瓣映入穆杨的视线，正是酒店门口那辆车子，穆杨脑子里刹那间浮现那个英俊男子的影子。他每天都给她的车子铺上玫瑰花瓣？他深爱着她？可以说打娘胎里出来，穆杨从未坐过那么好的车。车内装饰得豪华精致，白色的真皮靠背坐垫，厚厚的皮毛柔软舒适，坐在上面似在云端雾里，轻飘飘的，脚下是红色的印花垫子。车里芳香浓郁，玫瑰花瓣散发出来的芳香。穆杨想，也许她是热恋中的女子，她热恋的可是那酒店里的英俊男子？

12．宜生（6）

穆杨看着自己那沾满灰尘的鞋子，像一个辛劳一辈子没有冼净过脸的贫苦妇人，一脸的凄凄艾艾，寒酸之极。她按了CD，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淡淡的忧伤中有一些无奈的惆怅。后来穆杨知道那首曲子叫Forever，芬兰的一个金属乐队Stratovarius演绎的，也是韩国电视剧《初恋》的主题曲。《初恋》，穆杨看过这部电视，一个悲伤的故事，一段感人的初恋。音乐伤感地钻进穆杨的耳朵里，钻进他的骨子里，钻进他的灵魂里。富人听忧伤的音乐似乎也是一种情调，穆杨不由得自卑起来，在这浓郁的玫瑰花香中，在这伤感的音乐中，愈来愈强烈……穆杨的头渐渐低了下去，以至于本来就低着的头，更加低了，一直低到那红色垫子里。而她好像根本就不理会穆杨的心思，安静地开着车，冷漠地开着车，傲慢地开着车，也许她对穆杨的心思根本就不感兴趣。她把车子开到了一条僻静的马路，停在一家看起来很简朴的餐馆前。餐馆前有几棵梧桐树，宽大的叶子在风中交头接耳，不知在议论什么，阶前有几株不知名的花，开着粉色的花骨朵，娇媚，羞怯。餐馆里面倒是很精致，没多少人，但她仍旧要了个包间。包间有个小小的窗子，半掩着竹帘，透过窗子，可以看到那些树荫浓密的梧桐树，但看不到那粉色的花。她点了几道菜，随后把菜单递给了穆杨。穆杨一看那些菜名，挺别致，什么芙蓉照影，寒鸭戏水，丹凤朝阳……价格倒是很一般。穆杨没想到她竟然如此照顾自己，知道他是个穷小子，不禁心存感激，捡了几道价格稍贵的点了。其实“周扒皮”给员工的餐费标准一顿不许超过50块，明显让员工自己掏腰包。穆杨觉得反正倒贴不是一次了，而且这次的项目还能拿一点小小的提成，另外还有一点，面子问题，不能让她耻笑他小器。她要了一瓶葡萄酒，红色的液体倒在高脚玻璃杯里很是诱人，穆杨不怎么能喝酒，舍命陪君子。她喝酒的样子有些妩媚，给她的冷漠添了点暖意。后来她点了根烟，那种细细长长的女人抽的烟，好像是洋烟。她圆润修长

的手指夹着烟，性感的嘴唇轻轻咬着烟蒂，慢慢抽着，然后把那烟雾一小口一小口慢慢悠悠地吐出来，在她面前形成一层层圆圈，一圈套一圈。这个时候，她的样子是凄迷的，是虚幻的，是不可捉摸的。然而，又是美丽的。穆杨叫她赵总，可她摇了摇头，用复杂的眼神看着穆杨，说道："叫我宜生。"宜生，这是他叫的吗？穆杨闭紧嘴巴，不敢造次。"怎么，不愿意？"她盯着穆杨。"我，肯怕不太合适。""叫我宜生吧，我喜欢这样。"穆杨不敢接言。"你不喜欢？""不，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叫我宜生吧，我喜欢你叫我宜生。"最后，穆杨只得点头，但不敢叫。穆杨坐在她对面，看她喝酒，抽烟，然后淡淡的笑。尽管她就坐在他面前，但他觉得她很遥远。她让穆杨讲一些他的事情，比如生活，比如工作。她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喜欢关心他人生活的人，穆杨不知她用意何在，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说了些关于他的一些事情。

12．宜生（7）

她也淡淡地说了些无关重要的话，她的目光有时落在穆杨的脸上，有时落在窗外的梧桐叶上，她的眼神难以捉摸。她像雾，迷雾，缥缈，虚无，抓不住的。整顿饭，她看穆杨的时候多过吃饭和看窗外的梧桐，尽管有意无意，但穆杨还是感觉到了。这让穆杨感到不自在，他真的不习惯她这样一位漂亮的女孩子盯着他看。吃完饭，她开车送穆杨回旅馆。穆杨下车时，她问他："你还会来青岛吗？"她的睫毛上似有层雾。"也许会吧。"说这话时，穆杨并无把握，如果没有业务，他不能确定会不会来。"不肯定？""平时要工作。""在你的生活中，工作是第一位的吗？""应该是吧，要生活就得努力工作。""爱情呢？""是工作的动力。"她淡淡一笑。当晚，穆杨便买了回北京的火车票。"周扒皮"得知穆杨签下了合同，令他火速归营！一则，多住一晚得多花一晚钱，再则，他要看到合同，验明正身。上火车前，穆杨给宜生打了个电话，表示他的感谢，穆杨依旧叫她赵总，她挂了电话。后来，穆杨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叫我宜生。后来，穆杨真的叫她宜生了。后来，穆杨知道，她是他命里的宜生。而他，是她命里的人，但又不全是。

13．伤痕（1）

13．伤痕穆杨回到公司，“周扒皮”拿着合同验明正身后，高兴之极，立即盖上公司的印章。那情形，似一对新人领了证，好好，从此并结连理，百年好合。穆杨立即把合同传真到宜生的公司，那边是宜生的助理接的，一个眼睛眉毛挤到一处的女孩子，若仅仅听电话里甜蜜的声音容易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穆杨问她赵总在不在，她说不在。赵总永远都那样的忙，忙得不见人影。穆杨脑海里浮现酒店前无意见到宜生的那一幕，闪着光的水柱，娇媚的玫瑰花瓣，以及那个英俊自信的中年男子……后来，收货，结账，所有的事情都是宜生的助理处理的，宜生没给穆杨打过一个电话。后来穆杨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为收到货款后表示感谢，她付款的速度比任何一家公司都快，但她没有接电话。后来，穆杨给她发了一条感谢的短信，她也没回。似乎穆杨是一个与她无关的人了，或者说她已不记得他的存在了，穆杨相信她那样的女子，生活里一定有许多异性。小武又嚷着要穆杨请客，这是他们之间不成文的规矩，拿了提成得请客。穆杨拿下宜生的项目后，按公司规定拿到了一笔小小的提成。穆杨遵守和小武的“君子协定”，请客，自然会叫上罗芙，这也是穆杨和小武两人之间不成文的规矩。罗芙于是挤着公交车过来了，精心打扮了一番，描了眉，打了粉，擦了口红，红是红，白是白。其实穆杨并不太喜欢罗芙化妆，他喜欢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但他不反对罗芙化妆，他遵重女孩子对美的追求。小武对罗芙甚是殷勤，搬凳子擦桌子，端茶倒水，把罗芙当个公主似的。小武又对罗芙讲起荤段子来，惹得罗芙大笑不已，结果忍不住，口里的茶水扑哧喷到了穆杨身上。既不太热也不太凉，温温的，湿湿的。

13．伤痕（2）

罗芙于是拿了一堆纸巾要给穆杨擦。穆杨说没事，推开她的手，但她不依，仍要帮他擦。穆杨拉罗芙，她突然哎哟一声。穆杨一愣，看着罗芙，又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不过碰了下她的手臂，不至于引来她那样的叫声。罗芙的眼神躲躲闪闪，似要掩饰什么，穆杨更加疑惑，抓住她的手，一把捋起她的袖子。一道紫色的伤痕映入穆杨的视线，伤痕长长的，像条蜈蚣趴在雪白的墙壁上，格外刺眼。罗芙眼里闪过一丝惊慌，赶紧挣脱开穆杨的手，仿佛很怕穆杨知道那道伤痕的存在。穆杨非常惊讶，问罗芙怎么了，罗芙说在公司不小心碰的。但那伤痕的形状不像是碰的，倒像是被什么抽打的。穆杨没有动手打人的习惯，打她的人不是他。难道罗芙和什么人有过结了。小武也看到了那道伤痕，关切地问罗芙还疼不疼，要不要擦点红花油之类的等等。罗芙说没事了，拿眼睛斜瞟穆杨，似乎她深藏着的秘密被人发现了，令她内心充满了担忧与恐惧。后来，罗芙没那么热闹的说笑了，安静地坐在穆杨身边，也不再喝茶。都是茶水惹出来的祸，否则穆杨怎会看到那道伤痕。穆杨并不是多心的人，但罗芙的表情让他心里有些别扭了，那道伤痕从何而来？后来，罗芙的手机响了，罗芙离开座位到一旁接了电话，仍用眼神瞟了下穆杨这边。换了以前，穆杨一点都不会在意，但是今天有点不同了。一时，他觉得罗芙哪里都不对劲了，她似乎有许多秘密，刻意瞒着他。穆杨的心里不由得七零八落。气氛没了，小武也不讲荤段子了，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吃完饭，大家各自回家。穆杨送罗芙坐上公交车后，也坐了辆公交车。哐啷哐啷，像一首走调的歌，或者远古的歌，与现在的调不一样了。穆杨身边站了一对小情侣，女孩把脸掩在男孩的怀里，只留下一个翘翘的马尾。马尾上有一个粉红的头花，在昏黄的车灯里，头花格外好看，可惜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美丽。女孩在男孩怀里嘀嘀咕咕，声音倒是很好听，很娇媚，男孩用手爱怜地拨弄那没有灵魂的头花，偶尔用嘴

唇亲吻它，嘴上方淡淡的绒毛在灯光里隐隐约约。男孩嘴里嗯嗯唧唧，热恋中的情侣，只有当事人清楚对方的心意，一个眼神，一声咳嗽，旁人是无从知晓的。

13．伤痕（3）

穆杨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凄凉，女人都是用来宠的，爱的，怜的，疼的，只有给予了足够的爱，她才会生动美丽。他是否对罗芙不够关心呢？她一定受到过很大的伤害，但她不愿意告诉他，也许她不想让他担心，也或许她认为他对她不够好。穆杨想到这些，有些愧疚，于是掏出手机给罗芙打电话。他想叫她下车，他想去找她，他想告诉她他会和她好好相爱，他会全心全意地珍惜她，宠爱她。但是，罗芙关机，穆杨再打一遍，仍旧关机。穆杨看着手机，有些发愣，罗芙的手机很少关机，但是，她与他刚分别不久，就匆匆关了机，她为何要关机，手机没电了吗？穆杨想来想去，最后只能用没电了安慰自己，可脑海里总是浮现那道伤痕，心底感到一阵从来没有过的不安与失落。穆杨从来没有猜疑过罗芙的生活，她说黑便是黑，白便是白。可现在，他突然越发觉得罗芙不是他所想的罗芙，她也有许多秘密，不为人知的秘密，像风，像宜生，像每一个美丽或不美丽的女子，藏着她们的秘密，守着她们的秘密。罗芙，你为何也有秘密呢？难道，你并没有把我当成今生可以依靠的人？……穆杨抓着扶手，脸贴在扶手上，冰凉冰凉，一颗心随着那哐啷哐啷的声音七零八落。他把目光投向窗外，灯红酒绿，他觉得自己看不懂这黑夜，看不懂这繁华，看不懂这世界。公交车停站，不远处“彼岸”两个字穿过黑夜，穿过灯红酒绿，闯入穆杨的视线。穆杨心里一怔，站直了身子，然而，他又只是站着，愣愣地看着那一闪一闪的两个字，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那么近，又那么远，真的是彼岸。该下的人下了，该上的人也上了，车子开动了，“彼岸”渐渐远去，像罗芙，像风。穆杨突然特别想去“彼岸”，对司机说要下车。司机瞪着眼睛，早干嘛去了？下一站！哐啷哐啷，哐啷哐啷，是车子的声音，嘀嘀咕咕，嗯嗯唧唧是小情侣的声音。车终于停站了，穆杨下了车，小情侣也下了车。女孩子从男孩怀里露出了她的脸，一张苍白美丽的脸，如同那头花，但

她的内心应该是幸福的。穆杨低着头，往回走。穆杨的身影在路灯下拉得老长老长，他点了根烟，踩着树的影子，偶尔也踩着自己的影子，走了一站地，走到了“彼岸”。浓郁的咖啡香飘到街上，钻进他的鼻子里，挡也挡不住。

13．伤痕（4）

“彼岸”里人不是很多，但音乐缠绵，和咖啡香纠缠在一起，和“记住”的绿纠缠在一起。穆杨下意识地看了眼四周，男人的脸，女人的脸，精致的，粗俗的。然而，没有那张脸，那张俏皮的，生动的脸。穆杨心里涌起一阵失落，他鼓起勇气来找她，她不在，她存心不在，她偏偏不在！穆杨转身欲走，一阵笑声传来，霸道地闯进他的耳朵里。银铃般的笑声，只有她有那样的笑声，肆无忌惮，尾声里都带着张扬。穆杨一愣，循声找去，笑声从一个头发上别着水晶发夹的小脑袋那里传过来。水晶在幽幽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像夜空里的星星，牵引他的步伐。穆杨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了，因为他无法往前走了，她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男人，五官端正，棱角分明，但神情冷漠，像冰，有一种拒人千里的冷，阴森森的。他的阴冷，令穆杨没来由地想到地狱，想到死亡。事实上，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穆杨的感觉。男人并没有发觉有人在注意他，而是漫不经心地搅着杯中的咖啡，阴冷的眼神飘移不定。不管水晶脑袋是风还是别人，总之穆杨都无法往前走了。穆杨怏怏的，惆怅的，失落的，准备离开，水晶脑袋却在这个时候回了下头。那一眼，他看到了--娇俏的脸蛋，明亮的大眼睛，漫不经心的笑容。是她！是风！也许她感觉到了他，也许她算到了他，也许……总之，她回了头，莫名其妙，又似在情理之中，穆杨想，两个有过关连的人是有感应的。世界上有些事情真的可以感觉，真的很奇怪。风看到穆杨，似乎愣了下，嘴张了张。穆杨不知她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他又看到了她。她脸上本来有笑容，但突然之间全抹掉了。她瞪着穆杨，用她那大而明亮的眼睛瞪着他。然而她没有瞪他多久，她的目光被那男人拉走了。男人用阴冷的眼神看了眼穆杨，似有意又似无意。穆杨站在那里，而风扭过头去，似不曾看到他，又和那男人说笑起来。她的笑声又甜又滑，像咖啡，像丝绸，像音乐，像一切美好的东西，可是这一切美好都把穆杨拒之千里。那些美好不属

于穆杨，他，是个多余的人。穆杨离开了咖啡馆，浓郁的咖啡香和缠绵的音乐在他身后亲密地撕咬着，纠缠着，渗透着，他不想回头了。灯火阑珊，凉风习习，穆杨拖着影子慢慢走着，走着，后来在路边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他点了根烟，抽一口吐一口，烟雾中，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了。这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他不知道！

13．伤痕（5）

穆杨拿出手机，看着那些通话记录，后来又拨了下罗芙的号码。他把她设成了第一个号码，虽然他不怎么会取悦罗芙，但他的心里还是把罗芙看得很重要的。电话拨出去，她还是关机。这个时候她应该到家了吧，可她为何仍然关机？穆杨想去她的住处，他有点担心她，但脑海里又有一个声音制止了他。他害怕，他怕失望，他怕有些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他只想简简单单地和罗芙相爱，然后一起生活，然后拥有他们的孩子，然后一起变老。简单而朴素，可是现在，他害怕，他怕这一切会成为他的幻想。穆杨继续拨弄着手机，一个个通话记录，一个个短信。叫我宜生。宜生，穆杨的心像被什么轻轻咬了下。宜生，让人琢磨不透的宜生，她是镜中花、水中月，影影绰绰。穆杨继续拨弄着，一个个有用无用的号码，一条条有意义无意义的短信……穆杨感到一阵寂寞从心底升起，弥漫全身。原来，在这个城市他如此的孤单，他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似乎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影子，没有存在的价值。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会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难道，只是为了谋生？谋生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吗？风曾这样问过他。也许是的，也许，不是的。但是，这样谋生的目的是什么，这样谋生的意义又是什么？以前可能因为罗芙，因为梦想，但是现在，他不清楚了。穆杨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他找不到答案，理不清头绪。穆杨又抽了支烟。一个面目模糊、发如枯草的乞丐哆哆嗦嗦地走到穆杨跟前，向他伸出一双枯瘦如柴的手。穆杨看了看他，其实他分不清这个乞丐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穆杨掏出钱包，给了乞丐张50块的人民币。乞丐说了一堆谢谢，向穆杨磕了三个头，又哆哆嗦嗦地走远了，穆杨的眼睛里突然感到一阵潮湿，视线渐渐变得模糊。穆杨想起了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但是，他无法给母亲打电话，因为他家里没有安装电话。这种在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通讯工具，在他家里，甚至在他老家那个穷山沟里却是一种奢侈品。

13．伤痕（6）

一阵风吹过，穆杨清醒了，他真的没有精力也没有资格去伤感惆怅，感叹什么儿女情长之类的。他得拼命干活，努力工作，他要挣钱，他是母亲的希望。他要让母亲过上幸福安康的晚年，别的母亲有的她也要有，他要让她知道咖啡，知道牛排，知道许多那个山沟里闻所未闻的东西。每个女人都对他有所保留，隐藏她们的秘密，惟有母亲，她不会，她永远都不会，她给他她的全部，她的爱，她的关怀，她的希望。一时间，穆杨觉得罗芙她们的秘密都无所谓了，他的心平静下来。同时，穆杨又找到了他的方向。从明天开始，好好工作。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和弦声在夜风中响起，罗密欧与朱丽叶打断了穆杨的思绪。“木头，你在哪里？”是风的声音。穆杨一愣，不知所措，刚才不是不理他吗。“你在哪里？”她又问道。“在路边。”“哪里的路边？”“有事吗？”“想见你。”“嗯……”“在哪里？”穆杨犹豫了片刻，说出了位置，他还是不忍拒绝她。不一会，她出现在穆杨眼前，带着一些淡淡的落寞，像舍不得某人的离去，是那个眼神阴冷的男人吗？“木头，你有心事吗？”“没有。”“你有，你脚下有几根烟蒂。”“无聊罢了。”“我也无聊。”“为什么，你刚才不是很高兴吗？”“你那么以为？”“我能怎么以为？”“不知道，不过你以为我是高兴的就好，我不希望别人以为我不高兴。”

13．伤痕（7）

“你是在意那个男人的想法吧？”“是的。”“他很重要吗，是你男朋友吧？”她不说话，默认？穆杨也不说话了，他们各有各的人。沉默，沉默，沉默……沉默得夜都要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她眼珠子一转，嘴角挂上笑容，用手指狠狠戳了穆杨一下，凶巴巴地说道：“木头，你就没想过要找我吗？”穆杨一愣，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可受不了。“怎么，不回答我？”“我……你……你没事吧？”“我有什么事，快回答我，是不是没想过找我？”“我去哪里找你，神出鬼没的，又没你电话。”“要找一个人还不容易吗，只要有心、只要用心，再多遥远的人你都能找到的。比如今晚，难道你去那里不是想找我吗？”“我……”“没心没肺。”“我以为你还在生气。”“哼，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可能是我错了。”“哪里错了？”“不知道，总之是错了。”“听你这口气好像错得很冤枉。”“没有。”“那你知道你哪里错了吗？”“不知道。”“想想。”“想不出来。”“告诉你吧，我最恨人骗我，你犯了我的忌，知道吗？”“我……”“你有女朋友就有女朋友，干嘛骗我，你以为你骗我没有女朋友，就能让我喜欢上你，给你做女朋友啊，门都没有！”“我没有骗你，是你没有问到过，我也没有必要骗你。”

13．伤痕（8）

“哼！但是你为什么不说。”“我以为你知道了。”“好啦，我不跟你说这些了，反正，从今以后你若再骗我，别怪我不认你。”从今以后？她想和他保持来往？“这周六陪我去逛街。”又是逛街？“嗯……”“方便吗？”“没什么不方便的。”“你那个小妞？”“她可能要加班。”“喔，加班，不会是陪老板睡觉吧？”她冲穆杨怪怪地笑。穆杨躲开她的笑，为罗芙申辩，“她不是那种人。”“哈哈，还心疼呢，你爱她吗？”“爱。”“她呢，爱你吗？”“爱。”“哈，你们之间在男欢女爱的事情真简单。一个爱字就解决了。”“难道你和男朋友之间很复杂吗？”“是的，很复杂。”“为什么？”“不想说。”“你的秘密太多。”“难道你没有秘密吗？”“但是你都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呀，我才不要做你肚子里的蛔虫，脏死了……”“我没要你进去，是你自己要进去的。”“啊？啊？！你说什么？！……”她的手掐住了穆杨的脖子，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在风里叮叮当当。穆杨也笑了，和她在一起毕竟还是快乐的，哪怕他心事再重，也禁不住那笑声的瓦解。穆杨和她和好如初，一切误会，怨恨，烟消云散。但是在风的笑声中，穆杨又想起罗芙，他心里又感到一丝淡淡的惆怅。

14．小鱼和小沫（1）

14．小鱼和小沫第二天，小武在穆杨面前提起罗芙手臂上的伤痕，问穆杨怎么那么不关心罗芙。穆杨觉得小武的语气有点责怪他的意思，于是故意淡淡的说不过是一点小伤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的。但是小武对穆杨漫不经心的口气不满了，“如果你不喜欢罗芙，就把她让给我好了，多好的美眉！”穆杨一愣，看着小武，他喜欢罗芙？向他摊牌？挑战？兄弟如手足，妻子似衣裳。然而，小武不是穆杨的手足，罗芙也不是他的衣裳，不可能说让就让，而且穆杨对罗芙有感情。小武也许自知失言，赶紧挤着眼睛笑了笑，“给你提个醒。”他笑得很勉强，欲盖弥彰。穆杨心里不是滋味，但脸上挂着笑容，干巴巴的，像一片风干的烟叶。小武依旧解释，“你看她不但不嫌弃你没钱，还一心一意跟你好，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美眉。比我以前交往的那些强多了，花完你的钱，抽干你的血，一抬腿就钻进别人被窝里了，拉都拉不回来。我是看多了，为了你好，要珍惜啊，而且世上没有后悔药，别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喽。”小武唠唠叨叨劝导了穆杨半天，也为自己那句没经脑子的话开脱了半天。其实全是废话。穆杨本来心里就乱七八糟的，小武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乱了。穆杨给罗芙打了个电话，她办公室声音嘈杂，有个男人的音调极高，像在骂人，而罗芙的声音很低。穆杨没去过罗芙的公司，她不让他去，机密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穆杨问那个“高音炮”是不是她老板，她说是的，果然如此。估计老板都一个样，“周扒皮”如此，“高音炮”也如此，员工总是他们的出气筒。不知罗芙被“高音炮”骂过没有，一个女孩子，毕竟面子薄。穆杨心里有些怜惜罗芙。穆杨本来想问罗芙昨晚手机关机的事，可话到嘴边又改成了“伤怎么样了”。罗芙说上了药，没事了。

14．小鱼和小沫（2）

穆杨不好多问了，加之“高音炮”在轰炸，于是挂了电话。本来穆杨还想对罗芙说下班后去她的住处看看她，但他没说出来，那条伤痕像蜈蚣似的在他眼前爬来爬去，好像要钻到他的心里，他的五脏六肺里。不过下班后，穆杨还是去了罗芙的住处。穆杨给罗芙买了些樱桃。一颗颗小果子红通通的，油光发亮，像少女芳香的嘴，甚是诱人。水果当中，罗芙最爱吃樱桃。到了罗芙的住处，铁将军把穆杨挡在了门外，小鱼和小沫也没回来。穆杨于是在楼下一个花坛边坐了下来，花坛里一些星星点点的小黄花在杂草丛中偷偷摸摸地开着，赔着小心似的，毫无主意。夕阳最后一抹金色的余辉也隐入了暮色中，天地间呈现出一种灰白，像一块幕布。穆杨拿出一本漫画书，大力水手，吃了波菜会力大无穷。漫画书是小武借给他的，小武不抽烟，不喝酒，省了钱买漫画书，那里自有他的世界，他喜欢那个把复杂简单化的世界。小武和穆杨在一起时，他除了发发女人的牢骚，就是谈漫画了，说出一堆漫画人物。而穆杨除了大力水手，别的都没有记住。也许，穆杨的潜意识中希望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如同波菜对大力水手。穆杨的视线离开大力水手的时候，小鱼和小沫出现了，她们看到了穆杨，正向他走来。她俩手挽着手，像亲密的姐妹，不知说些什么，小鱼的脸上泛着甜蜜的笑容，小沫的眼神也无比温柔，那是一种只对小鱼才有的温柔。小鱼笑眯眯地问穆杨是不是铁将军挡道了，穆杨笑了笑，和她俩一同上了楼。小鱼的眼睛盯上了穆杨手中红通通的樱桃，笑着说她今天口福不浅。小沫说她可以给小鱼买，小鱼娇嗔地笑了笑，又冲穆杨笑了笑，笑得让人骨头渐渐变软。

14．小鱼和小沫（3）

进了屋，穆杨把樱桃倒在盆里，用盐水浸泡。这是罗芙告诉他的，说现在水果越是好看越不是自然生长的，绝对添了这种素、那种剂，所以多泡一泡没错。其实，即使小鱼不说，樱桃也有她的份，每次穆杨来罗芙的住处买的水果都考虑到了三人的份，因此小鱼特别喜欢穆杨来。也因此，罗芙更添疑心，更不让他来。其实穆杨是想让罗芙和室友和睦相处，远亲不如近邻，她哪里懂得穆杨的良苦用心。小鱼和小沫进了她俩的房间，穆杨于是坐在沙发上看大力水手。手无意中摸到一只黑色蕾丝花边的内裤，还隐隐带着女人的体味，不知是罗芙的还是小鱼和小沫的，穆杨心里一紧，赶紧挪了挪位置，可那只内裤总是浮现在他脑海里。小鱼和小沫不知在里面闹什么，传出一阵笑声，又滑又腻，依稀夹杂着一阵轻轻的娇喘，那鼓热气儿似乎穿透墙壁传了过来。空气于是变得湿湿的，粘粘的，弄得穆杨心里乱乱的，他觉得不便再继续坐下去了，也不知罗芙什么时候回来。就在穆杨准备离开时，小鱼和小沫没闹了，从里面出来了，都换了衣服，同样的淡绿色的套头长衫。小鱼的身材比小沫的要小巧，因此她裹着那长衫愈发显得娇巧玲珑，似一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小鱼问穆杨樱桃洗好了没有，穆杨赶紧起身去厨房洗樱桃，听得小鱼在身后吃吃地笑，小沫好像打了她一下，她好像又咬了小沫一口，两人闹成一团。穆杨把樱桃端过来，小鱼翘着兰花指拈了一个，自己先不吃，塞进小沫嘴里，小沫一边吃一边笑。穆杨在一旁也吃了几颗，没吃出什么味来。坐了会，小鱼问穆杨罗芙什么时候回来，穆杨说不知道。小鱼又问穆杨罗芙知不知道他过来了，穆杨说她不知道，小鱼和小沫于是交换了下眼神，不说话了。两人低头吃樱桃，一只只小红果吞进了小红嘴里，像一些秘密，能吃进去，不能吐出来，即使吐出来的也是残核——没有用的。小鱼和小沫倒不贪心，还给罗芙留了不少樱桃，毕竟罗芙才是这樱桃的主人。吃罢樱桃，小鱼做饭，她俩留穆杨吃饭，穆

杨想等罗芙，于是没有推却。和她们坐一张桌子上吃饭也不是头一次了，不过大多是罗芙做的饭菜。其实，穆杨可以给罗芙打电话或发短信，不知为何，他就是忍住了，他想等。究竟要等什么，他也说不清，那条蜈蚣让他变得多心起来。

14．小鱼和小沫（4）

小沫打开电视，坐在沙发一端，把那只内裤藏了起来，兴许不是罗芙的。不知是小沫的还是小鱼的，应该是小鱼的吧，她那样妩媚的女孩子。想到这里，穆杨看了眼厨房里小鱼的背影，她裹在淡绿的长衫里，腰间系了条湖蓝色的围裙，下面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腿，脚上拖着一双粉色的拖鞋，没有穿袜子。小沫把电视的音量调得老大，似有意提醒穆杨。穆杨有些尴尬，收回眼神，落在大力水手上，但大力水手是倒着的，他于是把大力水手放一旁，专心看起电视来。小沫把音量又调小了，画面上一会儿是洗发水，一会儿是沐浴露，女人在搔首弄姿。小鱼看起来娇滴滴的，但做饭菜手脚麻利，不多时，饭菜做好了，三菜一汤，有荤有素，红的绿的，十分精致，色香味俱全。吃完饭，分工明确，小沫洗碗，轮到小鱼坐沙发上看电视。小鱼跷着二郎腿，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瓜子，噼哩啪啦，清脆入耳，煞是好听。小沫在厨房里偶尔转过头来瞟一眼穆杨和小鱼，她对穆杨似乎心存戒意。穆杨于是挪了位置，坐到椅子上。小沫便不再看他们了。小沫洗完碗，大家看了会电视，时间不早了，罗芙仍没回来，再等下去，穆杨赶不上末班车了，他从来不在罗芙这里过夜，毕竟不太方便。小沫忍不住了，叫穆杨别等了，说罗芙有可能不回来了。小鱼递了个眼色，小沫于是闭上了嘴。穆杨装着没看见，问小沫罗芙是不是经常夜不归宿。不等小沫开口，小鱼抢着回答说没有，还让穆杨给罗芙打个电话，问她到哪里了。穆杨觉得再不打电话不合适，也不好继续等下去了，于是走到阳台上给罗芙打了个电话，问罗芙在哪里，罗芙说在家里。穆杨脑子一嗡，家里？家里哪有她的影子？她在撒谎！她这样骗过他多少次？！“喂，喂，你怎么了？有事吗？”“没事，好了，我挂了。”穆杨怏怏地挂了电话，怏怏地拿起大力水手，怏怏地出了门。但穆杨没有离开，他在门口站了会。门的隔音效果不好，他听到门里小鱼怪小沫多事，小沫说道：“真是个呆子，给人家当二奶的他还当个香

饽饽似的。”穆杨一惊，脑袋似乎被什么狠狠的击了一下，嗡嗡的，同时，仿佛有一股惊涛骇浪向他压过来，使他喘不过气来。

14．小鱼和小沫（5）

穆杨不知在门口呆立了多久，清醒过来，想走，脚却似有千斤重，动弹不得。后来又听得小沫叹了口气，说道：“还是我们这样的好。”小鱼怨怨的，“咱们这样真的好吗？见不得光，见不得人。”“你想勾引那呆子？”“你都说了他是呆子，我真勾引男人也得勾引个聪明的啊，不过觉得他有些可怜而已。”“怎么不觉得我可怜啊，我这么爱你。”“我也爱你啊。”“谁知道你会不会朝三暮四的呀。”“你干嘛那么紧张呀，我都是你老婆了，哪还会对别人动感情呀。”“可是那些男人总像苍蝇一样盯着你，我恨不得杀了他们。”“说明我有魅力呀。”“你的魅力只能给我。”“好啦，你就放心吧，我只爱你一个人，嘻嘻……”小鱼发出一阵娇媚的笑声，那笑声又湿又滑，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倏倏地直钻进穆杨的骨子里，吞噬着他的骨髓，而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疼痛。他全身已麻木！门不知何时开了，小鱼发出一声尖叫，像一根刺扎进穆杨的耳朵。她手上一只黑色的垃圾袋啪的一声掉地上，好像有一颗樱桃核掉在穆杨脚边，他踩了一脚，听到一声细细的呻吟。其实，那不是樱桃核发出的声音，是他的心，他的心在呻吟，被蜈蚣咬了，被蛇咬了，毒性隐隐发作，心于是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痛得他几欲窒息。他想哭，却欲哭无泪。穆杨决定再也不踏进这间屋子了。事实也如此，自那以后，穆杨再也没来罗芙的住处了。不仅仅因为他知道了罗芙的另一面，还因为穿着淡绿长衫的小鱼和小沫。穆杨不清楚，知道他人的另一面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他的心情从来没有那样糟糕过。离开罗芙的住处，穆杨错过了末班车，那一晚，他是走回家的，从北京的东边走到西边。他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快到家时，他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他摔坏了鼻子。穆杨想这是老天爷和他开玩笑吧，是的，老天爷喜欢和他开玩笑，罗芙就是。但他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他觉得他的感情已麻木。但是他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要的并不多。